

序

孫福熙是現代青年文藝作家中一位剛剛出世的神童。他的文情的生動，事跡剪裁的適當，音調鏗鏘的和諧，以及思想的靈超，文辭的秀麗，……在在都能表示他是純粹的天才作家。是青年中很有希望的一位未來的文學家。是青年文藝隊伍中一位戰術高明的少將。是文藝花園中新添的一位聰明玲瓏的園丁。

他目前所發表的作品是些遊記體裁的作品。間有些長篇小說，就在這一點點上面，已足夠看出他的文藝之藝術的偉大，他的天才之展露于無形之間，他能使你感覺他的作品好看，時時要去看，看了會不知道你的疲勞，困倦，能始終不讓你的興奮的情緒降落，銷滅，並且更有一種魔力使你越看越要看，越興奮，更孜孜不斷的看去。他的魔力適像好賭的人，好鑽進賭博場，好嫖的人，好跑進勾院，好酒的人不能離開的美酒，好吃鴉片煙的人，嗅到了別人吃鴉片煙的氣味，心中百不如意的百計鑽營，期冀素願似的，能夠不由自主的時刻看親它，而且時時刻刻的不能忘記他。他絲毫沒有發出聳人聽聞的言詞，也絲毫沒有說些淫辭豔語，他始終都是寫些極平常的話，就是這

些平常的什話，便能深深地鑽進你的心靈的奧堂，籠罩你的思想，操縱了你的情緒。使你要笑時候，不能不哈哈的笑將起來，要哭的時候，不能不嗚嗚的哭將來，使你恐懼時，就像你經過戰地無意中踏上一個未曾爆裂的炸彈一樣，使你羨慕時，就像你追求了十年未曾如願的愛人，她始終不接不離地保持着雙方的友愛一樣，福熙的作品便能具有這樣的魔力，他這種魔力，假若我們定要將它另外取一個名詞的時候，那末就是叫藝術也可以！

我這裏選集來的，和別的那二十幾家的內容不同，別人都有短篇創作，但是他這些卻不多，他儘有些集合好多短篇而成的長篇，難找到他的短篇，我便將一些長篇裏的短篇選出來，以長的名詞標出一二三來，以資區別，若短篇有名的話，那當然沿它原有的名目。福熙現在的作品還不多，因為他是嘗試的時候，我希望孫君也要換換胃口，不要專門寫這些長篇的小說和遊記，因為望他的天才去開掘的不僅這一方面；短篇小說，小品文，戲劇，……都是些豐富的礦藏。

孫福熙君不僅僅武學方面很大，就是他的美術也夠人稱賞的，真是多才多藝的人兒，望孫君好好地努力，莫要辜負了天賦特厚的職責！

宣城陳筱梅序于上海時民國二十五年秋十月二十日也。

孫福熙創作選目錄

春城(二則)·····	一
凄切·····	二八
地中海上的日出·····	三一
紅海上的一幕·····	三三
八十二人·····	三五
海港一角·····	四一
印度洋中的風浪·····	四五
青年的戀愛·····	四八
海面的星星·····	五七
求畫·····	五九
怒濤·····	六三
太平洋上之霧·····	六七
北京乎·····	七〇
今夜月·····	七三
故宮博物院·····	七六

春雪·····	八〇
清華園之菊·····	八一
北京應有的遊春佳節·····	九六
春裝的中央公園·····	一〇一
別愛的北京·····	一〇四
巖谷起伏中的小村·····	一一八
細磨細琢的春臺·····	一一九
何處是樂土·····	一二一
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一二四
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一二七
扣動心弦深處·····	一二九
一段美妙的歷史·····	一三〇
野花香醉後·····	一三四
做美的機會·····	一三九
吾從來沒有夢想過·····	一四三
吾有待而然者耶·····	一四五

孫福熙創作選

春 城

第一則

朦朧醒來，樵之張開眼睛，就見姑娘的面貌，這使他又驚又喜又不知其所以然；因為醒來就見姑娘，確實連夢中也是未會有過。他的頭枕在姑娘腰間，姑娘是坐着，看他醒來了，就緩緩俯下頭來叫他：「喬！覺得不舒服嗎？」他聽到這聲音確是真的，知道並非夢中，於是睜一睜眼，還是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的伸長嘴唇，向姑娘求乞。這時的兩人嘴唇，原已不隔多少距離，一伸就接觸了！

身體一轉，船身盪漾，樵之經此口唇的刺戟，頭腦大醒，始記起他是在船中，剛纔是睡着了。

坐起身來，一望假山的橋洞在他們的船旁，谿聲淅淅，從遠處流來，從山洞邊流

至船邊。楊柳數株，俯下輕蔭，遮隔午後的驕日，灑在兩人身上；而滿枝滿枝的串串花蕊，香氣薰騰，散在暖和的空氣中，引得蜜蜂們陣陣忙碌。黃鶯婉轉，枝東枝西，相互宣傳他們的無線電音樂。這當時的一切使樵之覺得與其說是興奮，還不如說是寂寞。寂寞？不是妹妹陪在旁邊，從醒陪到睡，從睡陪到醒，而至今還是陪着嗎？這樣一想也就想到他的妹妹了。此時姑娘見他已是大醒了，就問他說；

「你睡得好嗎？可愛的喬！我擔憂了，但不敢動你。幸虧沒有熟人見到。現在好了嗎？」

「可愛的妹妹，請你原諒我！今天喝酒太多了，昨天還沒有這樣醉。」

「你現在真的好了嗎？」

「真的好了。」

「那末我們再去飲一杯咖啡，再來玩一回。」

樵之想起睡覺時放下的雙槳，心中緩緩的回憶今天所做的一切。船到岸邊，兩人上岸向敞軒走去，這裏就是他們午餐的地方，也就是樵之喝醉酒的地方。

原來，他們從禮拜堂看了大鐘出來，樵之十分高興，滔滔不絕的與姑娘談將來回中國後的學問事業，於是，姑娘對他說：

「我們到橋園去，那裏可以暢談你的遠大計劃。園中有飯館可以午餐。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告訴母親，他是不等我們午餐的了。」

兩人同走至市政廳前等候一路電車，正午的太陽與半天的步行使他們精神頓倦着，到了電車中，既有坐位可以休息，且有涼風透進窗來，兩人很是舒適。當車經過姑娘家附近時，姑娘說：

「這是家了。」

「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去一轉？」

「沒有事。」

再過了兩站，就到了公園。下車以後，只見門前大樹滿是新芽，層層堆砌，像是無窮遠大的許多回教堂圓穹，都披了金色與綠色的彩片。這無數的圓頂叢樹，真是春之心的孔雀開屏，春之神的冠蓋旗旌。進門以後，就覺開懷萬分，正中是一個大花

畦，彩色燦爛，如一大花籃，旁邊形形色色，前後左右，各相照應，蓋一片錦繡，都是精選各種花卉排砌而成也。花徑圍環，遊人踟躕，俯視地上，乃見滿地繽紛；花開花落，春感春殘，並無嚴密疆界，當此感時，已不掩其殘落。然而逢場作戲，及時行樂，正是人生大道理，人類唯一的美德趁此佳節，趁此好天氣，不管是春深幾分，不管是午餐時節，母親女，祖攜孫，愛人相抱，夫婦相隨，賞玩這春的滋味。小孩們有的提輕氣球，在微風中飄舞，只怕他應繼而去，所以一步一步一擦頭，管理比自己更活潑更易被春引誘的氣球的脾氣。有的拉小火車，有的拉一隻木馬，為的是也給他們換換桶園中的新鮮空氣。頭後面披一塊薄紗的保姆，手推搖籃，與坐臥著的嬰兒唧唧問答，嬰孩們昂頭張手，想跳起來解釋他們今日所得對於春的了悟。樵之與姑娘也是澈底了悟：人生就是像這春日的毫無拘滯的怒放。園中一個女子雕像，是本地服裝，一隻仙鶴來含女子的籃中的花朵。這就是春的故事了。

他們已走到湖邊了，滿湖春水，浮着幾隻白鵝，來往自如這是誰也看了羨慕的，樵之見岸邊幾隻小艇，於是對姑娘說；

「我們午餐後來划船！」

「好的，我最愛這裏的小船！」

就在這湖邊，隔了新芽的樹枝，露出餐館的屋頂。從廣場而上，階級廣闊，不過八級，也顯得很是堂皇。門前大花壇一座，中心是紅白杜鵑，如白雲托日，漸外漸低，造成一個球面，用海棠相思地錢等花，按色彩而排列，嵌出地氈似的斑紋，而鬱金高聳，圍繞圍邊。門前又有橘樹多盆，正在放花，香甜入神，這是本園出品，橘園即以此得名，因天氣漸和，不畏受寒，新從暖房移來者。

進門後，侍者十分誠敬的招待，就是這侍者，現在，捧了漆盤，又為兩位尊客送咖啡與牛奶來了。看了這侍者，不禁使樵之回想午餐時喝酒的情形，所以說：

「方纔，我真喝得太多了！」

「我對他說不要了你還要他擎一瓶來，你說：『這是我要的！』我知道你要醉了。」

「我還說什麼嗎？」

「你都不記得了嗎？你說，『這一杯是祝中國實業發達萬歲！』」姑娘笑着而面色微暈。

「還有嗎？」

「還有是……」妹妹輕聲的說，「你說：『這一杯是祝我們婚姻成功萬歲！』」

「侍者聽到否？」

「幸虧是很輕的。」

「後來呢？」喬喬愈問愈有意思了。

「後來，你一定要去划船，因為旁邊總是有人，我沒有方法阻止你。其實我也很醉了，因為你一定要我喝完那一杯，所以也有點輕鬆鬆的沒有主意。你跳下船就打槳，很是起勁。划到假山洞邊，你收槳停搖了。你說：『中國就不懂得弄這樣的公園！』停了一回，你又說你的家鄉一樣是有公園的。西湖要比這湖好幾倍哩。」

「後來呢？」

「後來，我說：你這兩天非刻刻說中國不可了。你回答我說：『愛情是甜蜜，然

而國家是不能忘記的。」姑娘從新羞澀，輕微的側向喬喬說：「你說完就倒在我身上睡着了。」

「後來呢？」

「後來，你醒了，做了什麼你不記得了嗎？」

「對不起！現在再去划船了！」

「還不夠嗎？」

這次喝的是咖啡不是酒，不再睡覺了。」

從臺階翩翩而下，誰都承認這兩人的崇高尊貴，滿身是新穎與豐裕的希望；而他們自己，正如對此笑盈盈的湖面，第一步涉足人世，純潔無瑕的無窮信仰，全力傾注其中了。

樵之如前的打槳，湖上來往的船隻頗多，他加意的觀察，有老年的夫婦，有青年的兩個男子，有的，只是中年男子一人；看去，沒有一船如他與姑娘的富有而快樂，正爲了這個緣故，凡經過的人，必羨慕的注視他們。樵之想，快樂是快樂的，但也覺

得不過如此；現在既然有此幸福，不可不細細體味，盡此樂趣。這時的船正到了上次睡著的假山邊，他又停槳而來與姑娘並坐了。姑娘呢，心中也正因這美滿的現狀而起了一種恐怖的心理。第一，這是一個外國人，雖然因此而被他人尊敬，但也有人輕視；倘若將來不在這裏而同到中國去，這是最好的旅行，然而，語言人情都是不同，不知何等不方便。第二，結婚以後，安慰是有了，但同時也要安慰人：酒醉了，疾病了，不是刻刻要爲人擔心了嗎？當然，所謂安慰，一半是得人安慰，還有一半是有人靠我安慰的快樂，然而，從此只能浸注一人，如果同時擔心了別人，就是罪事了。呵，這思想就是一種罪辜，對不起喬治！然而，與喬治的關係還沒有確定呢，第一就是要確定他的關係。想到這裏，樵之正放槳過來並坐了，於是他問：

「喬喬，你又醉了嗎？」

「不，然而爲了更接近點。」說着口唇近來了。

「喬喬，」聲音綿軟了，「我是一個也沒有理由來拒絕你的。過，我開始有點怕了！」

「怕我嗎？」

「怕以後怎麼樣，」

「不要怕，我抵禦一切可怕的侵襲。」

「我感謝你！」伸手與丁相握。「我對你全心信仰，只希望你父母的信早來，得到圓滿的結果。」

太陽雖未下去，而已被黑雲遮蔽，水面上漸起寒風，柳枝來回盪盪，狄姑娘覺得有點寒冷，拏起船邊放著的青灰夾衫，罩在水紅短衣上，看天氣似乎有要變的意思，所以說：

「我們應得回去了。明天，如果天雨，反正不能玩什麼，我遲一點去看你，大家可以休息。」

「你去好好休息！不必怕，有我擔一切！」

這是姑娘到家門前將下電車時最後聽到的話。於是他再回過頭來說：

「如果有信，我明天仍然很早就到你裏去。」

第二則

我失掉了我的力量與生命，
以及我的朋友與高興；
我甚至失掉了使我誇耀，
我的才能的驕傲。

當我認識了真理，
我如得到了朋友；
當我瞭解而感受，
我已覺他可厭棄。

雖然他是常真，
然而經過的人，

都是不知不識。

上天之言須回答。

世間僅留的安慰

就是幾次的哭泣。

——繆塞作。

狄姑娘讀這詩不免淚下。他生來快活，而且素不愛哭；自然避上堪尼斯堡回來，心中如結，而幾天中竟不見喬治再來，前途渺茫，無以自解，只得翻閱詩文消遣。母親看到他的哭泣，竭盡心思的勸慰他，也是無效，於是想出方法，要舅母來請了他去消遣。

正是晚餐以後，聽完表兄在鋼琴演奏悲壯的軍歌，姑娘就從潘加來總統路舅父家出來，新月照地，街道半條光亮，用青綠的光色，與缺刻的屋影劃分為二，不禁一陣

寂寞與一陣清快。順大街樹下走去，驟見幽林叢中，一塊廣場，清潔如洗，而莊嚴恐怖如聽千里飛瀑，如立萬丈懸崖。場中一圓池，中立白石噴泉，四周各種花卉，鋪成錦地，在月色縹緲中似乎可以明辨其種類與顏色。營北是大屋危立，有一個圓頂當前，是德國統制史太史埠時的德皇行宮，今已改稱萊茵宮，作公眾集會之用。彎彎新月就在這壯偉的圓頂屋邊漸漸下去了。

狄姑娘又恐懼，又嗜好，在這靜寂場中，如聽悲劇，以輾轉絞轉的心情來體會這酸辣滋味。

史太史埠是一個古城，凡街道舊屋，無微不至的都加以保存，交通之不方便，空氣光線之不適宜都不想改良，唯一的目的是保存原樣。然而，他們同時能夠在空曠的地方建築新市，這萊茵宮前的廣場就是新市的中心。隔廣場與萊茵宮相對，左為圖書館，右為音樂廳，都是巍峨壯麗的新建築。這時正是燈火輝煌，開會演奏，可以聽到從窗中漏出和柔的音調。

正在留戀間，驟見圖書館門前走出一對男女，從石級而下，狄姑娘被本能的反應

所驅使，覺得這是有點異樣，就向前走近，而那兩個黑影也覺得有點異樣似的急步向樹下避走。看是逃避了，姑娘更是追趕，而前面兩人更是向前逃跑。他們逃了，也就算了，何必再去追隨。一個年輕姑娘，夜間單身追趕人家的男女，倘若不是樵之，而是一個毫不相識的人，將是何等難為情？真的是樵之呢，他另有所愛了，還要追住他，有什麼意思？安知他不擎着武器，他打過一手槍來將怎麼樣呢？沒有手槍就用拳腳交加，就能抵禦了嗎？然而法國民族的姑娘不是這樣思想，這姑娘大概是受過一點科學教育與法治國習慣的緣故，是愛窮追究竟而不愛生命。他叫：

「喬治！倘若你是喬治，不要怕我！我只要曉得這是你就夠了。我不想來傷害你！」

跑得太快，張女士的高跟皮鞋在樹根上拐了一交，停住了。樵之也停住。追踵的狄姑娘除了停住以外還有什麼呢。三人對立，當初畏懼，忿恨，氣喘說不出話，後來，惟有空虛，無聊，氣喘定了還是說不出話。停了許多時候，樵之說：

「你爲什麼追我？」

「你爲什麼逃避？」姑娘反問。

「我不會想到追我們的是狄波兒小姐！」張小姐定了神纔這樣回答。

狄姑娘從追趕到以後的並無辦法中，就想到追趕得如此急促，完全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被動的，於是發笑了。他認爲男子常有瞞了夫人偷愛其他女子的脾氣，常聽人說某人有幾個情人，某人是某夫人的情人，現在喬治瞞了他與張女士偷情，也是可有的事，既然被他看出了，以後只要防他勸他就是，他卻絲毫沒有顧慮到他與喬治的婚姻將有變化否，因爲他相信喬是完全誠心的求他的愛，婚姻完全決定，只須等候中國的來信好了。他批評自己如此追趕不免小氣，有通俗女子嫉妬的嫌疑，嫉妬是截然不肯有的，所以竭力的矯正爲寬大的態度，聽到張小姐的說話之後，他就說：

「我覺得是你們，所以追過來。我們四天不見了。張小姐走了上堪尼斯堡回來不辛苦嗎？」

張小姐聽他的話是這樣的態度，很覺奇怪，連連的用是是不不這種單字回答他。

「喬治總是沒有到我裏來，我天天等着你。」姑娘對樵之說。

「你也沒有來呢」樵之不經思索的回答。

「我總希望有你的中國信時到你裏去。媽媽儘是想念你呢！」說着轉向張，「張小姐，等中國信到，喬治與我要訂婚了。」

這一句話當然引起張小姐與丁先生間的不安，然而，在狄波兒姑娘似乎覺得後面已是萬丈深潭，不能再退步，不得不然的只好說這句話，終於鼓起勇氣的說了。在他感覺獲得勝利了的心中，很有抱歉與羞澀的成分，他已無心聽他兩人的回答，無心觀察他們兩人聽了這話以後的表情，他急於要走了：

「我就要回去了，因為人家等我的。張小姐再見。」說着與張小姐握手。

「再見！狄波兒小姐。」

「喬治，再見。到我們家來看我。有中國信時我就給你送去。」

姑娘回家後比以前高興了不少。他想：人事只要講理，坦白相見，不能佔便宜，但也不致喫虧，因為各方面的誤會從此可以明白，而且，如果是有人在暗中機謀的，也就自然的破露了。喬治現在忘記了要與他訂婚的事實，這樣提醒了他們，張小姐就

不致與他成婚姻，而他也想起過去的事實，這不過像黑雲遮蔽了一下，又可重見天日了。

母親看他高興的樣子，當初以爲是舅母家的消遣得了法；後來聽女兒報告所有的經過，而且對於此事的樂觀的猜測，他也安慰了不少。

然而，一天一天的過去，終不見壽治的到來，這不免又難樂觀了。

這一天的早晨，聽到門鈴響時，老年的女僕就去開門。姑娘那時還在牀中，但早已醒來，胡亂的想着。聽到門鈴的聲音，就凝神的諦聽。

「早上好！郵差先生。」女僕的聲音。

「丹……笑西先生，請狄波兒太太轉交，有兩封掛號信。他是在你們家裏嗎？日本來的，或者是中國，我不知道，從巴黎改來的。」

狄波兒太太聽到就出去接應：

「是這裏，我給他代收。」

「這位先生的名字我簡直不曉得怎麼念！」郵差翻開簽字的簿子，要太太簽字，

說些這類敷衍的話，可以等候太太拿出酒錢來。

「這是丁先生，這是一位中國先生，這是一位朋友。」

女兒在牀中笑他，老太太因為等到了信，感動了，接連說了三個「這是。」

「什麼請你喝呢？郵差先生。」太太問。

「我不喝。還很忙呢！」

太太就給他一法郎，他重重的道謝而去。於是立即拏了信去敲女兒的房門，一敲就應：

「請進來！媽媽。」

「你聽到嗎？中國信到了。」

兩人各拏一封，看封面上兩個海青色的郵票，上面各有一隻帆船，這是十分中國色彩，似乎，信就是從這隻帆船寄來的，何等艱難，何等珍貴，難怪要等這許多日子了。等到兩人交換一信封觀察時，方纔知道兩個是一個樣子，封面上字跡就是喬治自己寫了寄去的。原來寫的地址「維多利亞旅館，學校路三十五號，巴黎」的法文字是

塗劃了，改寫法文的「狄波兒太太轉交，來興路九號，史太史埠」三行紅字。這是樵之託巴黎的旅館改來的。

「爲什麼有同樣的兩封呢？」

「大概忘記了說什麼，再補寫一封。」

「大概當初不應允，後來想想應允了。」

「或者當初應允，後來想想不應允了。」

「或者並非同時寫出，郵班不多，一齊到來了。」

「總之，我立即起來送去，一切都知道了。」

這已是九點半鐘，時間不算早了，姑娘這時方纔起牀，而走到樵之旅館裏，他還沒有起來！異樣的原因，同樣的宴起。姑娘進門後就很高興的以兩信交樵之而且說：

「中國信到了！」

樵之仍然躺進被窩，坐着拆信。姑娘坐在牀邊看他。樵之拆開看第一行是「樵哥」兩字，就立刻連信封塞入寢衣袋中。再拆第二封，於是「吾兒入目……」看下去了。

墨筆字跡，寫在中國紙上，還印着彩色中國花紋，大約有六七張之多，姑娘正在觀察讚賞間，樵之一下就收起，乾枯直截的說：

「我父親不應允！」

「真的嗎？喬！」

「沒有辦法！」

「他怎麼說呢？」聲音帶顫。

「不應允還有什麼說的呢！」

「那末怎麼樣辦呢？」

「這是完結了。」

「你要這樣完結了嗎？……還有一封信裏怎麼樣說呢？」

「那不是我父親的，這是毫無關係的人所寫。」

「喬治，你要這樣完結，我決不勉強你。不過，這是你自己說的話，你還該記得，

在聖克魯，我要求與我訂婚，我說要得父母允許，你說你決定不承認與表妹訂婚，並

且寫信去，聲明與我訂婚了。我決不相信你那時是故意欺騙我。我不懂中國文，不能知道信中怎麼說，不知你爲了張女士而變計了嗎？」

「這更是沒有關係。」

「喬治你要顧到這是我的一輩，你與張女士交際，我一點都不嫉妬，不過，不要以這樣的惡結果來做我的美德的獎賞。」

「你的苦處我都知道，瑪麗，你是很乖的，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又不能使你看懂我父親的信。你先回去，等我到你們家去，對你父母解釋。」

「好的，那末你來我們家。可愛的喬，我是永久愛你的，你也承認是愛我，不要被他人毀壞我們的好事。」

「去罷，再見。」

「再見，來呀！喬。」

第三則

樵之等狄波兒姑娘去後，轉動門上鑰匙，把門鎖下，這樣不再有人來驚擾。不論

是狄姑娘，張小姐，或者是別的人，都不讓他們進來了，再坐在被窩中，掣出方纜裹在寢衣袋中的一封信來。

樵哥：

好久莫有你的來信，非常想念。今天到你家去，見姑父非常不高興的樣子，他正寫好給你的信，叫人到郵局去掛號寄出。妹莫能曉得信裏的內容，回來以後趕寫這封信，也去掛個號，二信可以一齊寄到，報告你這個消息。

最奇怪的，向來他總是給我看你的來信，——我雖然愛看，但每次是怪不好意思的，因為看信時悲喜面色，或者要給他看到，實在難為情。這一次，妹到他書房中去，叫他一聲後，他趕忙把你的信收起了。我明明看到這是你的信，為什麼不給我看了呢？我的樵哥有什麼不舒服的事體麼？明明是樵哥親筆寫的字，可見並莫有什麼事體。樵哥！究竟你在信中寫了什麼話，弄得我真小安心，請你接信以後就回答我，使我好放心。

樵哥，你出國正是三年了，還記得那年子孫傳芳還佔據下江，凡有漢口去的人都

要當作共產黨檢查，尤其是學生，常常被扣，我們接到你到了上海的信以後纔放心。現在革命成功，把聯都變了，不過聽說打仗時節，檢查仍然非常之嚴。

樵哥今年暑假可以畢業歸來麼？妹也來非常用功，暑假可以畢業。要是暑假時哥不歸來，妹當求父親允許，來法國學美術。我們一位楊先生就是法國勤工儉學過的，講法國的好，我常常問他。

今天是禮拜六，我從學校出來，看到春光明媚，正是哥去國前我們同遊時候的美麗，所以一直到少城公園去走走。

公園到處都垂着絲絲綠楊，遊人非常之多，有的持着釣竿坐在河岸石級上釣魚。荷池裏新浮出小小的圓形葉片片。不過今天只有妹一人，莫有像那年子與哥同在荷花池中坐小艇艇，也莫有坐在池邊飲茶。隨來隨意走到動物園，那嚙人不費力的猛虎，也就莫有方法逃出公園的牢籠，那些聲，雉，兔，鹿，豺，狼，熊，狸，更又有何本領不被人們玩侮呢？展翅的孔雀，交頸的鴛鴦，成羣的沙鷗，也都通通在內，如你以前所見的一樣。

教師教我們描寫風景，但我寫不來，樵哥看我比前信有點進步麼？

盼望回音。

敬祝進步！并望珍重！

妹芝英三月一日。

成都的春是值得追念呵！這一封信把樵之的心神完全寄回四川去了。

樵之出國來以前，看表妹芝英很美貌，很聰明，所以雖然是父親作主訂婚的，也覺得很可以滿意。向來的風氣每到女學校散學的時候，翩翩少年多到學校附近等候，其中真是有約會的很占少數，他們兩方相見後就稍稍遠隔的追隨着，裝出沒有關係的樣子，同到僻靜的地方去了。有的是天天來等待機會，先用眉目，後進言辭，達到更深的程度。然而大多數只是如對美景，私心是春風的知己，春風何曾對誰送顰？然而在樵之是樂得學此時髦。第一，表妹是認識的，不必擔憂掉頭不顧或者進他一個耳巴子。其次，完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太不適於現在時代潮流，街上同走幾遭，也就像了自由戀愛的模樣。而且他已有訂婚事實，即使有人說話，他也有話可說：這「揚言開張，先行交易。」況且不久就要到法國去了，不知何年可以回來聚會，應該

有一個幽靜的道別。

他從長發街家中出來，春風拂拂，晚陽遲遲，各家後院的楊柳梢頭，絲絲新綠，垂釣少年人的飛盪神魂。拐過西城根街，就是女子實業學校的所在了，他面對少城森林公園的叢叢綠樹，靜候女校的放學時間，芝英姑娘回家中去必經過這裏，是他所知道的。

「樵哥到哪裏去？」

可憐的姑娘還不過十七歲，還不懂樵之等他的意義。雖然知道是訂了婚，樵之是他將來的丈夫，應該要避嫌疑，但他還保留自幼的習慣，不覺得需要怎樣，所以活潑的叫出來。

「我……想到公園去。」樵之倒被姑娘的流利所阻，也一半有點虧心，說話是遲疑了。「天氣很好，你到公園去嗎？」

「我去放書包來。」

「不必回去了，拿着不要緊。」

姑娘確實是美麗，一套青布的裙衫，一條光潔的髮辮。鴨蛋形的臉兒，像脫殼鴨蛋的潤澤，一對漆黑的眼珠流利轉動，總之，使樵之覺得他的面貌迷迷糊糊，忽遠忽近，不敢看他的樣子。大概因為在街上同行是第一次，而訂婚以後，覺得他更美了。

兩人到了支機石，就是傳說張騫從斗牛宮帶回來的遺物。又經過貓貓巷，桂花巷，就到了長順橋了。御河上木橋，倒影水中，如渡天橋，因水中只見天與橋了。緩步入公園，兩岸綠楊如煙，微風掠過，徜徉恍惚，有若接若離之感，如對廬山，如遊蓬萊仙島。果然是，穿過柳絲，小島三座，浮現綠水之上。萍花朵朵，隨水東西，更覺縹緲無際了。

就是這河岸上，芝英姑娘信中所說的漁人，坐在石級上持竿釣魚，釣者之意不在魚，也就是如此點綴而已。

「坐船去！」樵之說。

「坐了這船到法國去！」姑娘伶俐極了。

在荷花池邊，樵之先拉住小艇，讓表妹先跳下自己也下去了，片片新荷漸漸近

來，而回頭岸上，綠楊枝下，人影雙雙，似乎不勝留戀之情，竟不像自己就是從這岸上枝下來的；而岸上人們，正羨慕他們雙雙蕩湖如登超然別界。

他們兩人儘是遠望岸上的曲徑迴廊，對雕樓茅亭而出神，「蘇武留胡」的笛聲從這裏傳來，幽遠微妙，不禁有岸上勝過水上之感。其實，正是身臨水上，纔知岸上之美；水上之美，還須到岸上去估量。

這池水通御河，繞少城皇城西城而可達東門外大河。當船已向外遠遊的時候就要問：

「這樣出去你不怕嗎？」

「真的可回轉了。不過你是還要出大洋海去的，這小河當然不怕的」

樵之心中慌亂，到外洋去自然是鼓勵他的勇氣，只是不久就要分別，不知何時再見，對此命分應得的夫人，將如何表示，或者是如何享受，實在有點畏懼。倘若表妹有些羞澀躲避的表現，倒是可以進行，現在他天真活潑，恐怕還不懂這類行爲，難免他出驚。於是一陣寒一陣熱的等候着機會，他先引入一句話：

「到法國後芝妹常常寫信來！」

「我常寫給你，你也要寫來！」

兩人回到岸上，就在池畔茶几邊坐下，峨嵋茶味，清香滲透骨髓。快樂的少年們，隨着留聲機高唱京戲，當初似乎慊太鬧，因為是空曠的緣故，也覺得別有風味。從柳枝缺處，望見太陽低去了，兩人起立，再往前面進行。一直到了動物園中，只有孔雀的開屏最得兩人歡心，而鴛鴦並頭，實在引起樵之的豔羨。

大樹叢下，綠草如絨，盤旋花草間的曲徑過去，就是小山所在了。人們正聚在那荷池邊喧鬧，忘記了這裏的清淨。山旁流水，淙淙不息，而禽鳥歡舞，與之應和。四顧無人，樵之就鼓勇表示了：

「芝妹！我們雖是父母訂婚，實在與自由戀愛一樣。」

小姑娘沒有表示，不說話，也不拒絕，他以臉色紅暈作表示。這柔順而純樸的態度真使樵之滿意。

然而，為什麼現在又鬧出狄姑娘張小姐來呢？

樵之怒了他表妹的信只是回憶，不知道是人們都有愛鄉的私心呢，還是中國風景人情確實比別處美麗，他總覺什麼東西都不能勝過他的家鄉，於是少城公園中的芍藥翠樹，荼靡棚架，此色此香都在眼底心中永不消失。而芝妹來信如此真切，實在覺得太對他不起。爲什麼弄出這樣子來呢？他連自己也是說不出。

凄 切

「幾點鐘了？」

「三點三十分。」我說

「我沒有知道這這樣早，我還很有時間多睡一回的！」

「只是三點二十分嗎！」一位意大利人說：

說完，房中仍歸靜寂。問我鐘點的人睡在我的上層的床鋪中，屢次轉身，他的床底的鐵網忽然緊張成水平面，然而又卽重垂爲弧面，似乎有一個南瓜在草繩結的棚上滾動。我也像不想睡了，雖然旅行前許多日以來是很缺乏睡眠的。

我仰着頭凝神注視上面忽動忽靜的鐵床，有意無意的數鐵網的空格。

船身前後起伏，橫睡在船中的我依船的運動，一左一右的轉側。這樣一定能使我睡去：搖籃中的小孩是這樣睡去的。

那位意大利人歎了一聲，又一轉身。我知道他睡不着。這並不因為他沒有受船的擺動，與搖籃中的小孩一樣，卻因為在這搖籃中的他已不是小孩了：

就寢以前，晚餐以後，我在艙面上散步，將弦的月正在天中照得幽藍的大海上光輝閃爍。明星數點，不接不離的散布在月的四周。船頭衝開浪花，一高一低的進行，但我不能辨別船行的方向與速率。寒風陣陣，從船的兩邊侵來，不論是那一邊，愈到船邊愈覺鋒利；然而這寒氣如畏寒者吃的薄荷，使人清醒。艙上只有幾人散步；幾張布椅摺疊着立在一邊，沒有人施用。所以沒有阻隔的留得滿艙明月。

兩目受月光的返照，炯灼有神，一位青年走近來對我說：

「究竟有點淒切呢！」

「然而很清淨呢。」我不以他的話為然的回答他。

「然而我的妻正在哭了呢！」他頗急躁而又頗頹唐。這就是與我同房的意大利人D君。

「他要跟我來，」他繼續的說，「然而，我也是第一次坐船。在一個女子，必更是辛苦了。況且我到開羅去，不知道事業如何？我對他說：倘若我能在那裏久住，我再去接他。……我們結婚只有三月哩！」

他今夜之不能熟睡自然是意中事了，他不如小孩子的沒有心事，而且搖動他的不是他的妻，安能使他熟睡呢。

他之所以淒切者，爲了他的妻在家的孤獨，也爲了自己在船中的孤獨。倘若在家有人代他陪伴他的妻，船上有人如他的妻的陪伴他；如此，夫婦各因知道愛人之不孤獨而可以安心，而且也因自己的不孤獨便不淒切了。然而人們還不知道這樣方便行事，同在岸上的人各自想念他的出門人，而同一船中的許多人又各自悶悶的覺得寂寞。

船身起伏愈甚，四周木壁的柄繫絞鍊格格發聲，箱子的鐵環一次擺動，一次擊撞，而全身又擊撞木壁與床脚，窗外波濤洶湧，如飛瀑萬丈，如雷雨滂沱。然而這一

切煩愁隔不斷我想象中這位新婚後三月離別的少婦的嗚咽。

地中海上的日出

我已有經驗的了，看日出是海行的最大消遣，而且只有海行能最痛快的看日出。這一次的旅行中我將飽看每天的日出；然而，各處的景物與氣候不同，每天的日出不是一樣的，所以，雖然寒冷，雖然以後多着，我不能放棄今天的日出。况且這是這次旅行的第一天呢。

深藍的水上覆以深藍的天，天上滿撒星點，水上泛起波瀾。昨夜的月色已去，昨夜的所謂淒切也跟了不見；然而，在無論什麼衣服都不能抵禦的寒冷中，天這樣高，水這樣廣，便昨夜不承認當時景物爲淒切的我不敢絕對的覺得是清淨了。似乎，在黑暗所滲透的一切的包圍中等候日出，總不免有一種比清淨更甚的感覺，這感覺不只是覺得清淨一句話所能盡的。

在寒冷中監管等候者、

「起來得太早了」，我自己埋怨着。那末還好到艙中去坐或去睡一回哩。

「又要貪懶而錯過時機了！」就是這個人用了另一個人的口氣再來責備我。

於是在寒冷中儘管等候着。

人們總以為太陽之來是驚天動地的；其實不然，他初來的時候也只有一線微光的。然而，這一線微光從黑暗中透出，懷着無窮的勇氣，顯然劃出黑暗與光明的界限。這是他的最大功績。然而他的最大本領還在他之可驚天動地而不使人驚動。大多數人正在別的地方尋太陽的時候，他已在開始做偉大的事業了。到了太陽的本體起來，人們相互慶賀時，天色早已光亮，星火早已不見了。

海上散布小島；大約是在法屬哥塞島與意大利的岸邊了。天上散布大小相間顏色不一與島一樣的雲彩。太陽就從這雲島間出來。

他沒有出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很亮，愈近水涯愈是紅色。觀在這天上的雲是深紫的，愈高愈是粉青而愈淡。島是紫褐色的，愈近船身者愈綠而愈濃。太陽將起時，近水的雲片下各呈紅色的線條，重疊刻畫，鉤出無數層次。從最遠的小島起，漸近漸

差。都如用紅水洗刷了一盤，而映出這羣島的海水也由藍轉紅，如濁血經肺變為鮮血而又可送到心臟去了。

不久，水上的雲塊每片均有金線圍繞；在較遠之處閃着整塊的火花，這當是在比太陽更遠之處的雲了。當我低下眼光，看見自己鼻梁上的紅色的時候，知道太陽已出水面了。

從此以後，日球漸漸的縮小，光彩也漸漸的淡薄，這一定要使多數人感傷今不如昔的；然而光芒的伸縮，色彩的掩映，太陽的出入雲霞，都增加了無窮的精緻。最動人的是較遠處雲叢映着淡紫綠色的天。

固然，先須有旭日，隨後有這種一切精微；然而，太陽之出來，也不是關於始出來的時候，看日出是要在黑夜看起的。

紅海上的一幕

太陽做完了這S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被

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還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屏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倩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酒是紫綃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丰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

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茁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領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字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八十二人

將走到輪船的機器房，鼻中陣陣的受着油煎的氣味，雖然如夢的含糊，實在相信我已在中國了——因為這種中國氣味實在不是來法國後四年餘當中所會遇到的。

走下樓梯，一陣熱氣很是驚人，樓梯旁有一門，望進去，在微暗中有許多裸體的人在洗澡，這是剛下工來的。

我很喜歡訪人，因為我愛知道他人生活而明白他人的心情。我之來此是郭君介紹的，因為工頭要郭君轉言歡迎我們去與他談話之意，而且郭君說起我。工頭是甯波人，所以郭君就說我是他的同鄉。

我與郭君在工頭的臥室中坐下。小房間約有一方丈半的面積，有兩個電扇與一個圓洞窗，於是，機器房的爐火雖在附近也不覺得很熱了。小方桌旁的壁上掛一幅刺繡的對聯與梅蘭芳天女散花園，桌上是幾隻有蓋的茶碗與一把茶壺，壺上寫着：可以清心，這種一切怎麼不使我證明是到了中國了呢？

五點半了，工頭林君還沒有來。我很想走，預備下次再來，因為這已是他們吃飯時節，而我也就要往食堂去了。他於五時放工，然而還在洗澡哩。

林君來了。黑香雲紗褲，赤腳穿拖鞋；舉了大芭蕉扇用勁的鼓風在裸露的上身之上。郭君介紹我給他，他說。

「好好，孫么一么么丫子（先生）時常到丫么丫（我們）的頭來嬉嬉。」

他坐在藤椅上，提起兩腿，踏在椅子邊上，兩膝剛與肩齊，分列在下巴的兩側。飯菜搬來了，四個碗四個碟子，是熬凍肉，粉乾條湯，上面一撮小銀魚乾的打鴨子等等，這裡一切多不是四年來甚至十年來所會見的。我所渴望的家鄉景况竟於偶然的機會中再見，因此正感欣幸，然而立刻又覺得失望了。

為什麼失望，這原因是很明白的，我所想念的故鄉風味在這樣平凡的情況中見之，不免有負這許多日想念，而且，這正與對愛人一樣，看見他有缺點，便覺更加難忍。我從新想到我所愛的中國的缺點了。

在這難忍中我支吾的應對他們。

林君勸我喝酒。我再三的推辭，這是要我喝。一杯紅酒，中間放一塊冰的，供在我的面前了。他說。

「你是歡喜吃紹興酒的吓？紹興人勿會勿吃酒的。」

同席一位少年，是工頭的姪兒，也是船中的工人。小小的圓面龐，黑的頭髮很是光滑，偏左一條白痕，是頭髮分開之處，的是西洋跳舞場等交際社會中常見的頭髮式樣，所謂最漂亮的留學生的頭髮也不過如此了，在他幫助他的叔父勸我飲酒以前，他已說過許多話的了。他說。

「酒是養神的，中國酒是補血的，紹興酒自然頂好；法國酒也有好處。」我問機器房中共有工人若干，工頭林君覺得有滋味的滔滔的講了：

「一共八十二人，都是我們寧波人。你看，真不容易，今日火燒了，後來我打了他一頓。這好取笑的！」

「火燒了嗎？」我問。

「是呀！在機器房中。」

「這倒是危險的，我們一些不知道。」

「要治理這一班人真不容易，一眼勿看見就鬧禍了！無論啥人鬧了禍都要我担責

外國人是只認得我的。」

這是無疑的，八十二人中未必有一二人懂得外國語的，船長等無力責備他們，於是只得完全責備工頭了。然而，不是見笑他，他於說話時常夾入幾個法國字如 *Mien*（好）*travo*（這樣好的）之類，說得不甚高明；他居然要與船長通意思，而且要代八十二人負責，這是十分可以佩服的。還有，我們以為還是法國人的船，所以處處屈就，只敢抱歉而已，不料掌握全船生命中樞的機器房的八十二人全是中國人，而這位林君就是把持這大生命的惟一的人，我怎得不敬重呢？然而，他們也只是八十二架機器，（語雖過重，卻正是爲了敬愛之故，）聽船長等的使用，機器之或停或走，輪子之左轉右轉，他們都依了船長等電話與記號所告知的意思，刻板式的動作而已。不過無才能而想做首領，故意不肯服從他人的主張，正是多數中國人的大毛病，遠不如這種機器工人之能着實的做些事業了。

「法國人不肯做這種苦工，」林君又說，「機器房中添煤多熱呵！還有 *Andro lo Bon* 船中也全是甯波人作工的，那有一百二十人。別的船中也多半是中國人，」

「這裏的水手全是法國人，是不是？」我問。

「全是法國人。我們與他們各分半隻船。這半隻專讓我們，那半隻是他們的。大家不准來往。」

其實水手與機器工人居住的只是後船的一小段，所謂各半隻者不是全船縱剖的。嘗他說到水手時，他指示房門以外的一面，儼然對壘的樣子。他繼續下去說。

「倘若他們有的進來，我們可以打的，因為這是犯法的；要是我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也可打。不過聲明來參觀的：我們歡迎的，我們就陪伴他進來。」

這種語調與這樣的劃界頗使我牙酸，然而他們防人有意或無意的加害於公務，這也是不可省的。

我轉過頭來，一個十五歲的男孩筆直的立在我的後面，擎了我喝完酒的碗去盛飯，威完又筆直的立着，等候給別人盛，這使我的腦中湧現出中國學徒的印象。

倘若不到這裏來，這社會的情狀是記憶不起的了，然而我在高興中又覺得抱歉，我已侵入他們的社會，而我沒有方法使他們看見我的社會。不讓他們知道別的社會的

狀況而望他們的生活改良，實在是不很應該的。

吃飯完，林君起立，很大方的說。

「失陪了；我還有此事體。你們多坐坐，」

等我出去，見走路邊坐着三桌馬將，在許多赤膊流汗的人羣中，林君也是坐着打牌的一個。

走上樓梯，牌聲漸不聞了，我跨過地板上流瀉的廚房的濁水，向船頭走來；我雖然知道這可愛又可憎的機器房儘管跟着我同在船中，然而從中國所特有的這個油煎氣味漸遠的留在我的後面中，我漸漸的安心起來了，雖然知道我正步步的向着比機器房更可動感的中國進行！

海港一角

海港一角，綠水盈盈，誰都會相信，這是造物者畫青山時的筆池。太陽夾在彩霞間，映入水中，乘着微波蕩漾，一度起伏，一度閃爍。水鷗上下，照見水中的自己，

與游魚結隊浮沈。男女三五，駕輕舟，任風飄蕩；歌聲遠近，隨音樂而抑揚。飛鳥與游魚圍繞船邊，似乎欲更聽清船中的歌樂。果子糕餅從船中擲出，分給水中與空中的魚鳥，以食物給人，原不是有禮的；然而分自己所愛的東西為餽贈，顯出偉大的同情。我沉醉在這互愛與和平的地上天國中了。

薰風一陣，幻景盡消，我纔明白我是在 Djibouti 港口。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

在中國，水鷗是何等清高；在里昂，則迴繞河邊橋上，啣起人手中的食物，半以遊嬉，半以充飢，何等受人的親切與溫柔。一樣龍翔的在 Djibouti 綠水上的水鷗，遠去沒有可歌的山水，近來沒有可樂的撫育，只得嗷嗷哀鳴，在水上，汽船的廚房所棄的垃圾中找尋麵包的碎屑，水中沒有游魚，卻有四五個小孩，深紫而黑的面色，夾着橙子蘋果的皮，浮在綠水中。透過水色，望見左右上下撥動的小孩的手足。美則美矣，印象之刺戟是更深了！

小孩們與水鷗一樣的叫喊，希望我們船上的旅客投下錢幣；他們見錢入水，即鑽

下去爭奪，贏得美服的太太小姐們的狂笑，——女子是仁慈的，大概因為布施了貧苦的小孩而高興了。

幾個小孩上船來，小的不過七八歲，除腰間圍一舊布外，露出幽黑瘦削的身體，口唇頗厚，與多數黑種人一樣——在這一點上，我還想避免與黃種人比較；然而講到他們的腦袋我不得不說比黃種人白種人都大了。倘若這是有失自尊，或是對白種人失禮，我也沒有法子了。據說，一位法國教師在他的教科中說：「白種人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班次中有一個中國學生，各科都是第一的，立起來說：「先生，但是，我是黃種人呢，」於是教師繼續自己的話說：「但是也有例外的。」*Differents* 人當是反面的例外了罷。我自然而然的自問，在這樣大的腦子中想的是什麼呢？倘若他們如白種人的想：「我們的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白種人次之，」那末黃種人的我們排在最後了。倘若他們反白種人的意見想：「膚色黑的最美，白的最醜，」那末我們排在次等了。穿了破棉襖立在穿狐皮者的旁邊而不羞者是清高；裸露的他們見了我們因為怕熱而穿最薄的綢紗，而總不免於熱者，不知作何感想。他們向

人要一法郎，即當從船的布篷上竄入水中。他們用法語說得很流利，忽聽有人用英語對他們說，他們就改用英語，而且所要求的也從法郎改爲先令了。入大學必須學兩種外國語，似乎使我們有難色，我學了幾句法文。便將幾句英文忘記了，看了這班小孩，不免愈加慚愧。倘若我要爲自己辯護，或者又要從新回到腦子大小的問題了。

砰的一聲，一個小孩從四五丈高處跳入水中了：脚先入水，立即頭也不見了，兩三分鐘後始再浮出來。

人要生活，所以當工作；人會工作，所以當維持他生活。凡有一藝之長，即如打拳的粗漢，吹簫的盲人，不如農人之能直接得到生活的資料，但能消遣他人的煩悶有益於人者，都該給以生活的保障。然而誰是不該生活的？有生活能力的人不過有了機會罷了。多少的歐洲人稱生的克蘭姆量米里米突，以他們用力的分量，板起面孔要錢；學會兩種外國語練成游泳術的小黑人，爲了要生活來對我們獻技，我們能責備他不該以這種醜陋凶險的行爲示人嗎？

先哲們之主張人道，就看了這種小黑人之故罷。至少，他們的人道，這種小黑人

也包括在內的罷。然而我，對了這等浸在水中的小黑人而說人道，覺得見諸事實之太難，我的牙根酸癢了。

土地豐饒的國民，有人來辦學校，說：「你們需要我們的親善；」古文明的國民，有人來讚揚，說「你們祖先何等的昌盛，你們必能復興的，」尚且沈沈死去。住在海角沙山間的「*tribes*」人，沒有物產可使人喜歡，沒有祖宗的遺跡可做鼓舞的憑藉，欲自己奮發或求人幫助，都是難於渡撒哈拉大沙漠的。歐亞的泱泱大國民，雖然經過得多，但停不過數小時，萬一人道主義在心中浮起來了，方法很簡單，擲下幾個銅子，一切都安然了。五年十年後回頭時或者再走這條路，不幸又見到了，於是再擲銅子。

我這裏何必做人道的美夢，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

印度洋中的風浪

風吹驟緊，船的動蕩也驟甚，我躺在布椅中，避在裝貨入艙的櫃背後，也覺不耐

煩了，於是起來散步。

對着船頭，在海天交界處，浮起幾朵黑雲；巨浪應接他們，一樣幽暗一樣兇猛的衝來。我知道，我們將要有風暴的危險了。

然而，只掉了幾滴細雨，黑雲黑浪都往船右斜過，於是我又倒在布椅中看書了。忽然的大雨來了，我連忙合上書，夾在衣襟裏面，以免沾水。仰頭一看，篷布已有長條的破綻，還乘着風么么的撕長去。風雨是由前左方來的。原非布篷所能遮蔽。我跳過欄杆，在二等的右廊躲避。

一望朦朧，不辨海天境界。海水灰黑，大風打過，捲起白浪，正與灰黑的雲受風而捲起白雲一樣。浪花飛擊雲霧，雨絲奔射波濤。在急驟的風陣中，雨絲與浪花吹得盤旋曲折，在我的腦中已沒有垂直與水平的形象了，看船頭與船尾一升一降，高底相差數丈，而我到前後左右的俯仰歪斜，如一個不倒翁。上船後十二天以來，只有紅海上看左邊月出右邊日落的可羨的幾分鐘內，我能辨別西東，一路不辨四向；到現在，我連上下的標準都沒有了。

親族朋友們知道了我在這個迷魂陣中，不知將如何的思念哩，其實我毫不恐懼，而且十分快樂。海行三十餘天不見一點風浪，將是何等憾事。然而，當我開始快樂的第一秒鐘，我就想到船中位風浪者的全體了。會夫人已於大雨前下船去了；然而船中更感得船的空蕩，未知吐了沒有。樓梯邊，走廊中，或者已吐得滿地，如在地中海的第五天，我近時還到醫院了。倘若如我的在船面上，決不致吐的，然而他們做不到。

雨絲似乎稀疏，然而接着又是一大陣；黑雲還是黑雲，低的飛過，高的沈下來，愈是重滯；巨浪還是巨浪，高浪陷下，四周的填進去，愈激起浪花。

一個紅絨的椅墊，從走廊滾過來，幸虧一位軍官阻住，沒有掉入海中；這墊褥的主有者走來接過去，正在道謝，他的帽子掉下來，也在廊中滾去了，——幸而也沒有入海。

老先生指着二部餘問我從這裏可走到船中去否，因此使我想起這繞道的辦法；我指示他，請他帶領女孩下去，我也不必等雨止可以下船去了。仲鳴先生坐在食堂中，

看 Vermont 日曆中的詩談以消遣，夫人正在看詩選；其餘若干人有弄紙牌的，有奏胡琴的，幾個軍官圍坐著飲酒，所以景象毫不與我所想象者相符；大概因為他們坐在船的中部的緣故，所以不甚覺得震動，而窗子都關緊，空氣流通，與在船面一樣。我心中很奇怪，然而只是隨意的說。

「你們在這裏好嗎？外邊大風雨呢。」

「下雨了嗎？會夫人回問我。」

他們甚且不知道外面下雨。

我知道，倘若這風暴的餘波吹到中國，吹到法國，我們的親族朋友推算我們正在印度洋，一定寢食不安了，而我們卻正在晚餐或正在熟睡的時候了。

青年的戀愛

晚餐桌上，一位小軍官問方文馬君為什麼有不高興的樣子。

「我是回國去的，然而我的心仍舊在英國。」

他回答。

「那末爲了戀愛了。」

「不。爲了一個朋友，一個男朋友。」他且說且羞澀的微笑了。

十四日以前，在馬寮開船的第二天，船面上，鋪着狼皮與地毯，在漸行漸漸微溫起來的大陽光中，數人圍坐著，合奏音樂。幾位從美國回來的中國學生也攆進去講話。我是不會交際的，而且我不懂音樂，所以決不去加入。況且遠聽他們說的全是英國話，我又不能應酬。我雖不去與他們接近，卻很在觀察他們。看他們相互戲謔的態度，我決定他們是一個團體。然而是什麼團體呢？他們中一男一女與一小姑娘均是英國人，還有兩個黑色面孔的是印度人，一個面色淡灰黃的，想來是印度人的一種，一個是黃種人而皮色白且秀者，想是中國或日本人，那末是安南人了。三個英國人當然是夫妻與女孩無疑，然而四個青年是何等人？與三個英國人的關係又如何呢？

郭君不約而同的也在觀察，當我與他講起時，他也以爲是一個團體無疑，大概他們是走江湖的。我說想必是與教會有關係的：四個青年是這對英國夫婦的什麼學校的

學生，或者他們受這兩人的邀請特來印度辦教會學校或別的傳教事業的，郭君也承認我的猜測較為有理。

力馬文馬君就是這團體中我猜為安南人的一位。在那時我尚不認識他，所以不能問他是否安南人或他們究竟是什麼團體。

認識力馬文馬君就在聽他們合奏的第二天，也是在晚餐時節。我拿了紅燒的鮑（Artichaut）的硬皮，照我的習慣，一片一片順次的排列在盤邊時，我斜對過的排長很謙和的問我，

「你是到那裏去的？」

「我一直要在上海離船哩。」

「中國嗎？」力馬文馬君第一次對我說話。因為說的是法國話，所以如此簡短。他比我更羞澀，所以我們不再談什麼話，雖然兩人都隨時以和藹的面色相互注視的。然而排長們屢次要問他，而且對他講安南的情形，大概也猜他是安南人之故。他們並不瞭然於安南的情形，所說的當是別人因他們要到安南去而告訴他們的。力馬文馬君

以法語回答他們，頗能達意。

在飯廳門口出來，他也正出來，我讓他，他也讓我。

「你說法國話也這樣好！」我對他說。

「不。」他羞澀的一笑。

我在房中洗面後出來，他也出來了。他又讓我先上樓梯，自己跟着，同到船上來了。

月光與清風一樣溫柔的撫弄人面時，我與這位英銳的青年談話。我在他的年紀時或任何時期不會這樣靈敏，而且在中國我不會看見過這樣靈敏的青年。細薄的肌膚，脈脈流露智慧，潤澤而明淨的兩眼，在月光中閃爍，傳出無窮的才華，卻又是收入智慧之門。機巧中帶着和藹，莊重中帶着談諧。柔軀的身材，筆挺的站着，大約是十八歲的人。

「到英國來有幾年了呢？」我問。

「四年了。」

「專修那一科呢？」

「學法律，現在還在預備文字，英文與拉丁。」

「也學法文嗎？」

「法文還是小孩時代學過一點，現在忘記了。」雖然說法語頗好，在顏色上欲表示說得不好而抱歉的。於是我愈覺我的法語太壞而羞慚了。

「這次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新嘉坡去。」

「家就在那裏嗎？」

「不，我還要到暹羅去。我是暹羅人。」

我聽了覺得非意料所及，而且知道所猜測他們團體的一定大誤，所以急忙的問：

「那末你的朋友們也是嗎？」

「我的朋友們？我只有一个表兄，就是暹曼特林的，戴鞞帽的。」

他又說兩個印度人是在英國學農後回去的，英國人夫婦有國家的差使到科倫坡去

的。大家都是在船上相識的。

從此以後我屢次與力马文君散步談話，而且漸漸知戀愛之佔有他的心境。

在膳桌旁，他挺直的坐著，一舉手一轉頭都出於確實的志願，不稍苟且。衣領都極整潔，處處顯出鋒稜。消費時間於服飾者常使人疑心是爲了服飾而生活的；然而用了服飾可以表示心情與主張，所以與情感，語言，文字及一切藝術同含有藝術之至理，——我們見一生人可以從他的服飾推測人的浮夸或樸素，頹唐或振作。力马文君君的銳氣，不必聽他的言辭，不必看他的舉止，從他的衣服上已看得很明白了。自然，衣服的藝術不僅是用了整潔一端以表示如他所有的銳氣的，特創或保守可於服飾的不趨時尚中見之，不拘小節或怠於興革可於不合法度中見之。他又應氣候的變易而改換衣服，不受熱，也不冒寒。當早晚有風時，他披一塊項圍，黑白闊紋相間的編製成的，據他就是網球競賽勝利的贈品。早晨着紅黑條紋的運動衣，雪白的襯衫領翻出衣領外，底下是紅漆皮拖鞋，套在淡墨色的襪外，早餐後則換上衣領。我從來沒有在他的臉上發現一些鼻垢或眼脂或任何污點。不比較不知道，與他常說話的兩位印度學生

就大不同了。吃飯或無論什麼時候，坐着忽倒向椅背的左角，忽倒向右角，提起左膝踝支在桌邊，忽又換以右膝踝。他們是在熱帶生長的，所以體態弛緩，這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在這裏並不炎熱的時候應該振作些了，他們卻不然。從此我知倘若他們到寒帶，還是懶懶的斜倚冰山而坐的^帶。試看。暹羅與他們為鄰，豈不同是熱帶國嗎？這完全是人的問題，力馬文君^君的滿身尊貴不是他的表兄的沈滯的臉上所有的，而且在溫帶生長的我反是凡俗而污濁。

誠如我們所猜，他是貴族子，他的名片上他的通信地名就是他的姓力馬文，他的父親是力馬文馬地方的封爵。

他是不大飲酒的。上唇微微接觸紅酒後，就稍稍吸入口內，知是靈敏易感的，於是舌尖出來撫摩他。我初見他就羨慕他的口唇了。從這裏，他將要傳送他的愛給美好而幸福的姑娘，從這裏，他將吸收姑娘的智慧使自己更有智慧。

我自信不是想深索他人戀愛的秘密，實在因為我同情於天下的情人，當力馬文君說出心在英國的一句話以後，我就於晚間散步時問他了。

「你在想念你的愛人，是不是？」

「一個女朋友，打網球的朋友。」他回答我。他之所以肯實說者並不是欲以有愛人而對我示富，也不是不知言語的謹慎隨意以私事告人；實在，有濃厚的情感而不能表示是極難忍的，遇見同情於他者便極痛快的講出來了。

「認識他很久了罷？」我又問。

「因為在學校，只有禮拜日可以相見，所以交際也不多。」

「你應該十分保養自己，這正是愛他的方法。爲了他而多用思想，甚且無意於寢食，倘若他知道，他必十分不安了。」

聽了我的話，他微笑了，而且說，

「我並不是爲他，只因為病了。」

「這幾天你很少出來，你在做什麼事消遣？」

「我看書，……睡覺，……做日記寄他，……因為臨行時我這樣允許他的，」說着慘然一笑。

倘若我是一個女孩，我也一定愛這位多才而又多情的少年；而且天下有可做父母的人，一定愛這樣的兒子；又可做教師的人，一定愛這樣的學生。就是我，也覺做了他的朋友而榮幸；在船上三五聚談的人羣中，他猶如白鶴，孤寂的立在較遠之處，我隔了人羣看見他面上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看見他面上三粒細小的黑痣之一，我輕快而安慰了。

排長們見他不高興，譏諷或者還帶着嫉妒的對他說，

「你又在想你的好朋友了！」

「不。我是不要結婚的。英國話中有一句成語，婦人是世界最壞的東西。」他說時面色頗嚴厲，或者竟是惱怒，大概他欲表示他的愛情是與凡人之視結婚為商業的成交者有別的。然而我怕他因為環境的制限，竭力節制，想說服自己，所以有這話。或者他已起了反動，真的絕對拒絕了。他是很可享受愛的幸福的，我不願坐視他失掉機會，況且，他的女友未必與他一樣的反動，一定還在濃厚而甜蜜的希望他，怎麼能夠知道他的心情已經壞到如此了。所以我勸他，

「愛是不必受什麼限制的。遠隔着的，你也可愛，不愛你的，你也可愛。你只要不等待他人之也愛你，遠離及一切阻撓都不會發生問題的。我相信你的多才智，愛藝術，不是能完全屏拒戀愛的人。」

「是的，我知道凡有藝術家都是富情感的。然而我真的不要戀愛了！」

戀愛真如酒，一觸口唇就沈醉，於是絕然戒酒了。

海面的星星

與會夫人談話時，他隨便的說起，

「昨天海中有許多星光的小點，孫先生沒有看見，」

「沒有看見。夫人是什麼時候見到的？」

「昨天晚上將要去睡的時候。這是郭君告訴我的。我來看孫先生，你躺着，我想是睡着了，所以沒有叫。」

我模糊的有些記得，昨夜照例的躺在船上沒有燈光的地方，半睡中見會夫人對我

走近來，在遠處立下，似乎有想說話的意思。我當時不很清楚，其實是懶惰之故，無有立起來問他的來意。在當時還有一種心理，因為平日所受教訓，相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凡見來人就暗暗的想：大概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罷，好不與分的就不管了。對於會夫人也常用這種態度，當然大不應該，他若知道，可以問我幾時會對我說過無意思的話了。然而不必他管問，我沒有見到海上星火，已受罰不淺了。我又問，

「見得很多嗎？」

「在船邊，大小不等的有許多；但只有離船邊不多遠之內，這或者因為在遠處的不能見了，而且遠處有船的燈照着，不能見到。」

「我想這是夜光蟲與螢一類的燐火罷。不過據說夜光蟲是在淡水如湖泊等之上的，那末這是另一種。」

我屢次想望的等待到晚上，會夫人又來告訴我去看。果然，離船邊約一丈內有許多青綠色的星點，白浪在船邊洶湧，好似旋風吹雪而又滿飛著螢火，最可愛的是星點周圍一小圈映得水花如在月下，在這光中讀書也好，跳舞也好，——雖然不是爲了窮

到沒有燈火，而且我是不會學過跳舞的。

走到船的他邊去看，也是有的。

我應該記着，下次再來法國時，在離新嘉坡後將到科倫坡的印度洋中，不要忘記看他們，而且得時震震或者同來了，或者，還有別人，我要告訴他們看這種星星，

求畫

下午四點鐘，我在餐室飲茶時，有人走近來要我畫秩序單的面，說是作船中遊藝會之用的。

這人是四十歲模樣的男子，頗胖，不甚高大，眼睛是灼灼有光的，然而語音還不凶。我未曾與他講過話，而且平日觀察所得者也沒有什麼；所可依據而定此人之性情者幾乎可以說沒有。我不敢自信可以給人作畫，這是真的；而且能夠推却總是較為穩當，所以我說，

「我是畫得不好的。」

「不好不要緊的。我知道你是會畫水彩的。」

我欲探索他的來意是否堅決，而且還要觀察他是否會做壞事的人；他或可借游藝會的名義為自己徵畫；他或可祭了我的畫去招搖而加以侮蔑。這種當然是過慮，我一樣的作畫，給游藝會或任他沒收，於我是無關的；至於毀譽更是無足重輕的。我所欲知道他的性質者，對自己可以不必諱言，無非一般人的心理，見惡人無援手罷了。於是我又用問話敷衍他，以期多聽他的言辭，或者漸漸透露他的真意。

「游藝會中共要用多少秩序單呢！」

「這是愈多愈好的。我們三等船中總應該畫若干。你得畫四五張，而且愈多愈好，船長就會滿意。」

我在校時曾畫過許多次游藝會的秩序單。每次是這樣的：在畫室中，一個同學走來，叫一聲名字，說「有一個游藝會要我畫秩序單，你得畫四五張。」說完就在百數張或幾十張空白秩序單中取出三五張交我。我就乖乖的給他畫了。然而社會教人壞，吃過幾次苦，便不肯在社會中即以兒童的真心相見了。不幸的，因為這位求畫者

說愈多愈好，引起我的反情，親得於我愈多愈不好。至於以船長的滿意為交換條件，這是出於多數西洋人常有的誤會，因為我們沒有鬍子，他們以為是十餘歲的小孩。

「我真的畫得不好！」

「你道要什麼好東西的！你就照你在船上寫生的山水畫上去就得了。說不定有你的畫的秩序單賣到一百法郎，」

許多事的不成功是出於要求者自己的斫伐的。他的話漸漸的形成我不給他畫的決心。

會君坐在我的對面，說，

「昨天，這個人已經來過的了，他要我轉告你的。看他的意思，派到我們了不得不畫，而且以他自己心理對我們說這是船長的命令，所以他（指會夫人）沒有給他畫。」

這位要求者不懂會君所說中國話的意思，但推測必在告我會夫人昨日也沒有允許的事實。所以抵制的說，

「我也要他畫哩。」而且改變方向對會夫人去說了。「你也一定畫。你畫面貌很像，那天我見過的了。」

「我只會畫人，而且是鉛筆的，秩序單上用不帶的。」會夫人說，

「那末你畫一張船長的肖像好了。」

「我不會畫！」

「不是你那天給人畫過嗎？」

「我畫我所願意畫的人！」

好了，會夫人脫出這困難了，於是又轉到我這面。第三者應該知道，現在只等我說一句不願意了。

「那末你一定畫。你不會畫，我給一你個樣子，你照樣描好了。這是極其容易的事情。你先用鉛筆打一個底再塗顏色，或者鈎你的中國墨。」他以為這樣嚴厲的訓令是一定奉行的了。然而我說，

「聽先生的話，知道先生一定是善畫的，謂你自己畫就好了。」

於是他走了。

倘若他不如通常人之因不得所請而懷恨，也該說藝術家的擺架子了。其實，我是冤枉的，我當初實在很願畫一二張的。我那裏說得到擺架子。不過每次爲了想少費時間，自然不肯隨意允許人作畫；而且屢次聲明我的畫不好者，欲使他知道將來看畫而失望當由他逼迫我者負責，免得怨我自以爲畫好而去污他的眼光或說輕視他不懂畫。

對於這位要求者，倘若我如他所願的給他畫四五張，他或難免不滿意；但讓他空手而帶了滿臉懊喪而去，總使我不安。

怒濤

船離西貢，在湄公河上曲折的順水而下時，我到房中去睡了。早晨看日出，起來太早，所以疲倦欲睡，這是一個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急於享受獨居的閑靜，所以等不到夜了。與我同房間的兩人已於西貢上岸，而新上船的沒有加到我的房間中來。回想

以前他們在房時，面盆中積滿煙蒂與涕唾，有一天竟在我的玻璃杯中盛些紅酒，而我的牙刷已滿是刷過皮鞋的黑油了。現在得一人關了房門去靜想，這是何等的幸福！然而一思想就想到不久將回中國，於是在這靜寂的房中感感的憂慮，有如小孩時母親出門而留我在家的樣子。疲倦引我懊惱，因懊惱而愈疲倦。

忽然一驚，知已熟睡片刻，坐立不安的起來到艙上與膳堂去走。

午餐後在膳堂看書，驟聞風聲，抬頭見窗外黑雲滿布，知道決將有風暴了，於是急往艙上去。

會夫人在艙上，說剛才黑雲很好看，現在都過去了。

幾滴細雨以後，太陽又出來了，血紅的落日照在白浪上，太陽愈下去，風浪愈可怕了。船頂的司機屋中船長與職員都立着，望遠鏡在手的，都有嚴肅與憂慮的神色，水手們急忙拆去全船面的布篷，想必欲減少大風的阻力。上次在印度洋遇風時沒有撤去，那末預測今天的風暴比那天的更凶猛是無疑的了。寒風逼人，浪花濺到艙面上來，大家忍耐着觀望新奇的景象。頭髮被風吹亂，緊緊的裹住，衣服還是乘風飄揚，

大家不相信，眼前的盛夏景象到那裏去了。於是忍不住的只得到艙中去。這裏沒有風聲，滿是鮑駿與安靜，頓然顯出不同。我默想，不料馴服的安南旁邊竟有這麼的怒濤！

晚間，因為艙上已不是可愛之地，大家在膳廳中休息。船身動蕩步步的凶起來，曾夫人合上所看的書本就走，看他急忙說再見的神色，知道他是忍不住了。

我還坐著看書，屢次想會君的話；只要不去想他，當他沒有這事的樣子，就可抵禦的。鮑君坐在我後面的桌邊，忽然的立起來，捫住口子往外走，未到門邊，嘩的滿吐地上了。這一來走了許多人。

我在房中預備就寢，三等艙長進來說，

「窗子關了罷？」

他且說且看窗子。我因為房中空氣太壞，還是熱地中帶來的，所以窗子沒有緊閉，留著一條縫，以通空氣。他一見窗子沒有緊閉，就進來狠狠的轉螺旋，而且說，

「你將要溺死我們了！」

「我在這裏，難道我願自己溺死的嗎？」

「船長的命令來了，我們一定要依。難道他都騙我們的？」

一夜震蕩，使我臥着左右的轉動，然而並不擔憂，三十天來的練習，使我養成所謂老出門，不但是所謂江湖上朋友，簡直是海上朋友了。

早晨起來還能在震蕩中搖搖擺擺的洗面，還能攀左攀右的走到膳堂去飲加非牛奶。此後再回來睡覺。

十句，曾君來房中，平日常是我去看他的，今天他欲先我走起了，我正在洗手，預備去午餐。然而動蕩得真可怕，而且也不覺得要吃，於是從新臥倒。茶房來問要些什麼進來吃，我想，吃個橘子罷，然而真的連坐起來吃橘子的勇氣都沒有了。吃了半個睡下，這一次，酸食不能止吐，反完全吐去了。

四點鐘的茶也沒有去飲。晚餐時勉強到膳堂，湯是很酸的，爲了要使胃舒適，所以吃酸，卻因爲覺到這股酸氣刺到鼻孔，使我要吐，而且想起以前每吃這湯時的嘔吐情形。我恐怕支持不下去，而且看菜單 Tomato 之類沒有什麼可吃，於是不再吃下去，趕緊逃走了。

夜中每一震蕩必發巨響，好像有大鐵鎚擊船頭的樣子，不知是浪的打擊或因動蕩而有東西滾動之故。我想南洋的華僑們坐在帆船中經過此地時想必更是困苦罷。將來二哥與惠迪要來，他們是會暈船的，不知將何等的更比我狼狽哩。

太平洋上之霧

輪船裏的汽笛響了，於是我與平日一樣的改我的錶到十二時，然而第二聲接續下去了，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今天午間的汽號有兩聲的呢，一跳而醒，始知是在做夢。剛醒來，第三聲又響了，這纔知道以前的兩聲雖在夢中聽到，而汽笛是真實的。然而為什麼放汽笛的呢？倘若不是爲了有霧，必定有危險了。我即須起來一看。推開窗子，冷風尖利的吹進來，我瑟瑟的戰抖了。海面並沒有霧，我的眼光一直可以達到天與地相接的平線上。天上不見有月亮，今夜應有的將圓的月被滿天的雲住遮了。

我看不出汽號的原因，而寒氣襲來，不能忍受，於是上牀到被褥中再行細聽動

靜，並推習放汽笛的緣故。深夜靜寂，只聞四近的鼾聲，板壁縫中微有摩擦的聲音，水波仍在激動船邊，但船的動蕩不甚大。機器開動的聲音與平常一樣，可見船是在行動。我一人如此摸索原因，只有勻稱的汽笛一聲一聲的陪着我。我想，這樣勻稱的繼續着叫，不稍緊急起來，必定不是危險的表示，即是有危險，也是不緊急的。這是我壞脾氣，我之怕神經過敏，甚於怕因懶惰而有失誤。我不肯穿好了衣服到外邊去看，究竟發生什麼事了，因為我怕被人見笑，說我毫無事情而黑夜起來着忙，然而，並不是為自己辯護，我的心中是很着忙的。可惜的，這正是我的短處，我可以這樣着忙一世而沒有絲毫事業的。

艙房走廊外的遠處有去丫去丫之聲，當是茶房安南人之木屐，倘若輪船有什麼危險，他當是來按戶通知人的。但聽他在走廊中微微的作聲，沒有走到無論誰的房中去。我起來問他，

「有什麼事嗎？儘管在放汽笛。」

「我不知道。」

「大概是有霧罷？」

「有霧嗎？」

我仍然不知道真相，但我相信倘若真的有危險，茶房決不會不知道的，所以我可以安心了。然而這不免太懶惰了罷，沒有勇氣去探索事實，卻憑瑣碎而未必可靠的材料做張本，到了危險來時才覺悟，然而我不知究竟怎樣是對的：或者有人可以說我是神經過敏，不好好的睡覺，卻在這種毫不緊要的事上勞心。

我第三次再看窗外，果然有些薄霧，於是證實汽管放聲的緣故，而我又安心睡眠了。

天微明時再醒來，警戒前面來船的汽號尚在發響，窗外的霧真濃了。

金君是曾在法國做工的，他對我說，

「凡是天氣不好的時節，海中就有怪物起來，所以要放汽管，沒有危險，」

「我看這是因為有霧，恐怕前面有來船的緣故！」我說。

「可不是爲了有霧嗎？有霧就有鬼怪。」

我被他的話塞住了。

船行頗緩，如受傷的大魚，負傷的叫着而且緩行着。時間真過得慢，好像爲了船行太緩之故，好不容易等到午餐時候，又要開始等候相隔很遠的飲茶時間了。

我躺在布椅中，然而不是在熱帶中的樣子了，我穿了大衣，而且墊了毯子，還因爲覺得太寒而無聊。

北京乎

北京乎！別來五年了。

經過豐台以後，火車着慌，如追隨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一片綠色中遠見磚砌的城牆隱現，而黃瓦紅牆的城樓並聳在綠葉的波濤中，我能辨別這正陽門，這是紫禁城與別的一切。

回憶離京時，行至東華門邊，我對二哥說，我舍不掉北京的偉大。我很不能仰制

的想念了五年，現在，微幸的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紹興縣館中，大清早醒來，老鴿的呼聲中，槐花的細瓣飄墜如雪，兩株大槐樹遮蓋全院，初晴的日光從茂密的枝葉缺處漏下來，劃出輕烟顏色的斜線，落在微濕而滿鋪槐花的地上，留上蛋形與別的形狀的斑紋。新秋的涼爽就在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來，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離別以後，我會屢登阿爾卑斯高山，我會蕩漾在浩瀚的印度洋中，固然，我不能懂得他們的好處，但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之廣大遠過於北京城，這是無疑的。然而我不因他們而減少對於北京城的崇高與廣大的愛慕。

回憶初到北京時，出東車站門，仰見正陽門樓昂立在燈光萬盞的廣場中，深藍而滿綴星光的天，高遠的襯托在他的後面，慣住小城的我對之能不深深的動感呢！

在北京大學中我望見學問的門牆，而擴大我的道德者是這莊嚴寬大的北京城。

我以前沒有見過如北京所多的長街，小城市中所稱為大街大路的都可從這一頭望見那一頭，而所謂大者，就是說有一來一往的人相遇可以不擦肩不踏破腳趾而已。北

京的長街望之如沒有盡頭的，只見遠遠的消失在隱約中，徒令人恨自己目力之不足。左右又很寬敞，使因為悶在井底一般的小城中而呼吸急促的我擴大了胸腹。北京的天永遠是這樣高的，為長而寬的北京的街道湊趣。

我之所以愛北京的原因還不只此哩。北河沿的槐樹與柳樹叢中我常於晚間去散步，枝條拂我的頭頂，而紅色的夕陽照在東安門一帶的牆上，使我感覺自己的沙小，於是卑劣社會中所養成的傲慢完全消滅了，然而精神上增加十分的倔強，我從此仍舊覺得自己的高大了。

那時的每禮拜早晨，我與二哥必往教育部會場聽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講演。冬季的寒風侵面，且帶灰沙，我們步行經北上門，穿三海，望見北海中結着雪白的冰，而街上的水車所流出的水滴結成琳琅。這種一切都給我警惕。

以前的城南公園中我會讀過書。暑假時節，我與二哥夾書同往，早晨的太陽已頗猛烈了，我們就鑽入紫藤棚中。北京的特色，一到蔭中就生涼風，這花蔭衛護讀書的我們，直至晚上。

我現在來重溫舊夢，而且將以我的微力表現他改善他，增加我及一切市民對於北京的好感。

北京乎！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今夜月

大清早上與諸位講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別意義的，所以不惜來荒廢您所要計劃今天一日大事的時間了。我寧可下次在黑暗的夜裏再來與您講光明的。

我是初來北京的，卻要在諸位老北京之前介紹一件北京的東西，這是很自負的，諸位中有忙有閒，不是一律，然而我相信諸位一樣的不注意「師兄」的長大與他每天對於善或惡的趨向。不但如此，您還沒有注意每天的月的盈虧。

北京的屋宇並不算高，但你我挨擠在一起，而且大家像犯了罪的都拘禁在圍牆

中，以致月色不能透入，於是不再記得月的大小了，最柔和的是新月，在淡綠的天中，嫩黃的一彎，如小桃的新葉，然而此時人們正忙着謀晚餐，沒有餘力在將落的日光中來注意他。最哀體的，是陰歷月梢後半夜初出的缺月，在四周靜寂甚或夜寒凜冽中，他起來，起不多時就要被太陽奪去色彩的。此時人們正在昏夢，我想諸君中未必有人看過幾次罷。但我現在要介紹給諸位的不是那種月，是圓滿，皎潔而且容易看到的今夜月。

您住在南城嗎？您該往先農壇或遊藝園的水邊。萬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該在經過前門時停留幾分鐘。汽車的號聲照常的威嚇您，洋車夫照常的叫你「裏走」，火車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亂之感，然而你將看見東面起來一個大而且圓的月，為平日所沒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備仇人用毒計陷害您，此刻，在這青淡的月光中，您當有純潔與安靜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機，不願防備了。而且，在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時會明白，月光是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與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惡的面龐時，最地對鏡看看自己的，您會發見原來自己惱怒時的面龐也是這樣凶惡

的；以人心凶惡爲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見自己的心的凶惡，看月是洗滌心腸的好方法。

您住在北城嗎？京兆公園什刹海都是看月的好地方，然而最好是在北海，晚上六點鐘以前，你走到瓊島的塔上，如海的縹緲而且有綠波的北京，罩在暮靄中，看太陽漸漸的落去。你要注意，在看太陽的時候，必須刻刻回顧東面，青天之下，紅紫的薄暮之後，比什麼日子都大的圓月緩緩的起來了。天色漸暗，月光漸明，你的目力所能及的地方，都受月光的照臨，而你的心也照臨在一切的人之上了。你下山來，過橋，沿北海，在濼澗間的前面，你會看見，高大的柳枝中間，白塔的旁邊，一輪明月照臨水上。水邊漪瀾堂的燈火叢中，遊人攢聚着等候花炮的起來。

諸位要問我爲什麼特別介紹今夜月，我大略的可以告訴你們的。我不單爲今天是兔兒爺的生日，不單爲今天的月球與地球最近，我爲的是從我們的遠祖起，每年在這一日留下些特別的感情，造成不可磨滅的事實。數千年來古今人所瞻望所歌詠的就是這個月。而且這寒熱得宜，桂子香飄的時節看這圓月，不是昨天或明天的所能比，也

不是上月或下月的所能比的。

您不要爲了貪吃月餅而懶得出去看月。看了月回來吃月餅不晚，兔兒爺給您好好留着的！

十月一日。

故宮博物院

十四年的國慶日已過，不知各人有何感想。我卻於這一天覺得比以前各次的紀念有意義多了。

中華民國在這十四年中的萎靡不振，實在可以使武昌起義的一件事失掉意義，我也要同情於不願紀念十月十日的人了，然而我覺得這十四年中有兩件大事是中華民國的光榮，而且只有這兩件事是使武昌起義的十月十日有紀念價值的。這兩件大事第一是民國元年的優待清室條件，第二是十三年勒令溥儀出宮。

各國的造成共和政體及大小的政治革命，與中國歷來朝代的改換，那一個是像創造中華民國的不費刀與血的？這一件事是很使許多人覺得不痛快的，而且以民國之委

靡不振歸罪於此。我以為清帝既已退避，承認不來加害於民國，而尚必置之於死，不免有虧人道；而且戚戚然防他再有禍患，似乎是不相信自己所持的真理了。我們應該記得，我們是政法革命，不是專欲加害於皇帝的生命。留他在故宮中，使人時時紀念民國以前的情狀，而使民國的根基更是穩固。那時的廢帝年幼，不能自立，況且是逸樂慣的，所以給他錢，名之曰優待，很可明白這件事情的意義。這是民國史上的偉業，也是一件趣事。

我贊成優待清室而更贊成驅逐溥儀。幾次的復辟運動已使優待的意義完全消失。並不絕對的怕他有害民國，實在他已不必憐憫了。這是不必用什麼解釋就可明白的。到了現在，本來不必再來勞叨這種話，但去年很有不以勒令出宮為然的人。那時我不在國內，沒有將這個意思說出，而且現在還有不以紀念十月十日為然的人，所以再來提一提。在革命時我不過是一個十餘歲的小孩，什麼也不懂，然而我敢尊重十月十日，因為我也尊重未曾親見的美國俄國的共和。

此次趕出溥儀，開放故宮，使以前優待清室的意識更加彰明。只因為不得不趕他

出宮的緣故，使這一所博物院缺了活的寶物，還是很可惜的。

我想，倘若在今年的國慶日遊故宮博物院之後，還覺得十月十日之不必紀念，我不相信。

諸位在故宮中也與鄉下老婦遊進時之隨口稱贊皇帝家中的富有罷？是的，現在宮有的不是皇帝而是您了，您有這宮中的一切東西。您的所有權與皇帝的不同，他被趕以後就失權了，您是沒有誰可以來奪的。

您明白是這許多東西的主有者以後，回想以前日夜的盤剝他人，或爲了一個銅子而吵鬧，覺得沒有意思罷？

倘若您在散氏盤上打破一角，或者在三希帖上扯下一條，您會覺得，不但你損失了這件東西，這要使無論那一個人都受到損失，拐脚的老太婆可以拿起桃樹杖打你，污泥滿面的小孩可以咯出口沫唾你。然而你還是這一切東西的主有者，不過你沒有毀損無論那一樣東西的主權。

你知道了這種事實就明白十月十日之應該紀念了。這種權利是民主國的國民所有

了這個做參考，從新建立政治文藝的基礎。

夕陽斜照故宮的黃瓦紅牆，各人知道時間之不留，所以匆匆跑着看，我們在這心情中亦知人生正與這夕陽一樣，在這深刻的故宮印象中，我們欲留下我們的事業。

十月十一日

春 雪

我之所以久留北京者，想着北京的雪是一大原因。在南方，天氣大熱，或者一年竟沒有雪的，有時，下着積不起來，而且常常下不多厚，被雨水沖去了。因此我願在多雪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可是，等候着，等候着，我愛的雪還是沒有來。上海的來信說已在下雪了，北京還沒有；甚且里昂人見雪的消息，也已送到了，北京還是沒有雪。我雖不能精密的解析，我相信，我在北京的怠惰，就是這種失望造成的。

前幾天，日光驟然的驕紅了，春風跟着鼓舞，好在風箏來得熱鬧，我決計拋棄對於雪的想望，全副精神的等待春色了。

春的第一聲是梅花報來的，他在鐵勁的骨格上化出輕飄的花瓣，活的珊瑚似的放射他的生命。日光柔撫他，春風滋養他，一朵又一朵，一枝又一支的培植得春光十分的熱鬧。如此鼓舞，又如此魅力，一秒之間也顯得極大的滋長，你看，等花影投到花房壁上，花的本身又有幾朵新開了。

真是不及料的，當我欣賞春色的時候，我愛而又久待的雪到來了。

我到中華門面前，大的石獅上披著白雪，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他却因愛雪而被雪做的兜。他張了嘴不絕的笑，誰說只有小孩之愛雪的？烏鴉們儘在樹上亂喊。我知道，他們是沒有吃的了，然而他們看了這公平的分與大眾的潔白，他們誠心的快樂，與他人一樣。人們就從此頌祝雪後快來春日，再與烏鴉一同去歡理。

二月十七日。

清華園之菊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

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像，我在回國途中渴望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想見清華了。

x

x

x

x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眾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爲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

燧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濕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盡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潑；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占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該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每

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感感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掣了筆筆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筆，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不像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蕪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下的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會很擔憂，因爲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漏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x x x x x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勁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為「曉霞

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却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x

x

x

x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輕，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唇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

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x
• x
x x x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試他灌輸給我的新智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

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的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攀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攀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拿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八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

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x x x x x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為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為「牡丹」，因為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群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愧色，他的

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為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為滿足的。

x

x

x

x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眾草同豎，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永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柔弱的，然而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x x x x x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會務個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為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為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會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為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

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為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x

x

x

x

為什麼自己以為是高尚以為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

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會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扇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為「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鉤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心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x

x

x

x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必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學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x

x

x

x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應有的遊春佳節

城市是無數模型，使人各各鑽進一個去，改變了自己的真面目，去適合模子的方圓。在當初，伸不開腳，說不出話，還覺模型之可恨，然而三月半年過來，五個手指擺在模型中已各有他們適合的地位，眼邊所包圍的也只有纖毫盡合的模壁，不勞張開眼睛去探視，於是覺得處處適合而不想動彈了。這時節，他的全體已經僵硬，倘若放到別的情境中，他便覺得這裏太高太大，那裏太低太小，沒有一處覺得適合的。他離範型就不能生活，其實因為模子早已奪去他的生活力，換了新境地，就暴露他的生活力的缺乏了。

或者有鄉下人不以我為然，要出來呼冤「鄉下人的生活真是僵死的，鄉下人真是在模子中做人！」我相信鄉下人的生活大都是單調的，但千日一律的生活，不論在城市在鄉村，都是僵死的，都是無趣的，都是使人斲喪真性而阻止創造力的；然而，只

要不是很偷惰的人，在鄉村究竟比在城市有活氣。

鄉下人又說：「鄉村生活有什麼活氣呢？我們到城市中才覺得新鮮快活。」是的，鄉下人之覺得城市快活，正與城市中人之覺得鄉村快活一樣。城市中有戲院，有茶館，可以消遣，街道上車馬流轉，瞬息萬變，今天這裏宴會，明天那裏打官司，這點鐘笑着賀喜，第二點鐘就哭着弔喪，這秒鐘滿腔熱血，第二秒鐘就變了冰冷的一個死屍。在城市中確實富有這種變化萬千的新聞，非鄉村中所有。然而，我告訴你們，這種變化沒有超出狹隘的人心的範圍，因為這都是狹隘的人心所造成，為我們所能預測的。從鄉下來的人確實見到城市中人事之變化新鮮，但我斷定他若在這裏住上三天一週，他也會覺得所變換的範圍之窄而可以厭倦了。人的能力是這樣薄弱的，同樣的做一件事，做過兩三次，就沒有精神了。你第一次從前門走到天安門的時候，你會留意城門的式樣，道路的是泥是石，兩邊樹木是槐是柳，或天安門之華表石獅的大小美醜，然而，在第二次第三次，你本來該容易注意了，但你反不上注意了。我們走過五次十次以上的人，走這條路時還仔細留意嗎？我們雖然沒有閉上眼睛，好像是閉了眼

睛走的了。這還有什麼興趣，又還有什麼新智識可得呢？人的能力是這樣薄弱的，做過兩三次就厭倦，但還常有做過兩三次就黏着不能不做的。例如吃飯以前喝一碗茶，喝過幾次非喝不可了，袍子外面束一條帶，束過幾次非束不可了。厭倦與非做不可的兩種現象雖很相反，而其失去個人固有的生活力是一樣的。前者固因厭倦而對於所做的事沒有精神；後者則只有非做不可的感覺，也是毫無精神的。你看，他喝茶，他束帶，他還是像當初的體味茶與帶對於他的感覺嗎？

我不想講大道理來解釋，我只是想給各在模子中的北京人有一點活氣。

長遠長遠了！自從落葉秋風初起以來，北京人封閉在室內，惟恐有風從冷布裏吹進來，所以將窗紙都捲下，更恐從窗縫裏鑽進來，所以將窗隙都封上。門上則掛起厚厚的棉簾。萬不得已要出門去，洋車上蓋起一個藍布棉篷，遮得氣絲不通。窮不能坐藍篷車的人，頭上戴起皮帽，遮得臉上只留一線走路眼，在這樣的封閉中，有什麼煩勞我們的心，有什麼供我們的心做參考的呢？我敢說，我們除卻像螻蛄的睡着，至多也不過翻上翻下的重想乾燥狹隘的心中的幾件事而已。可憐我們這樣蟄伏的已是長遠

了！

現在，我屢次報告讀者的柳芽已經變為柳葉了，空氣中染着香味，在剛過去的漫長的冬季中所沒有入鼻的。水波閃閃的蕩漾，映出浮現春雲的青天。總之，一切景象都變了，而閉了眼睛的我們北京人還是盡伏着，有的以為這就是世間無上的快活，有的雖然覺得煩悶而無處找快活。

在這清明節，我要奉勸北京人，你們該往鄉間去，除非你被束縛太久了，經不起新事物的侵襲，而起畏懼之感，你若有些體力的，總會感得自然給你的慰藉，而使你倦怠下去的精神蘇醒過來。

你關了門用力想出來的顏色，在你以為想得很得意的，到了自然家裏，你很容易的可以見到，而且還有很多很多你所想像不到的。喜鵲們在新柳枝頭相對狂笑，黃鸝們隔了滿樹桃花唱和，看了他們的喜悅，你就回復了你的童心；看了他們的親愛，使你覺悟人類也該如他們的親愛；因為你對於他們的愛好，愈覺對於同類的人的不該漠視了。別的好處非我所能勝舉，這是在各人的智能與機巧，各有所得的。就是這一點

是自然懷裏的富有。

你且試去，到了西山的道上，你會知道我的話是不欺騙你的。在那裏，你坐車上騎驢上或走着，都會感到新鮮景象的力量，使你振作，使你熱烈，使你如春日的蓬勃發揚。即使你是拉洋車的，你也要感到與平日所拉的不同。這一種趣味你不要放棄，你該去一嘗的。

城市是不能廢的，我也承認，然而這不能作為攻擊我愛好鄉村的理由。你看，大城市中之培植公園，沿街密布草木，都是使城市兼有鄉村長處的。然而還是不能滿足，當此春日，這種城市的居還要到鄉間去，到草地裏採紫羅蘭，到溪水邊檢光滑的卵石。這種東西在鄉間是很富有，不妨人人盡量的採取的。我希望各人生活的時時變換，尤其是關在城中而且久被寒風威迫的北京人。

我愛這清明節。過去的詩文，過去的風俗，使這節日很有意義的，姑且勿論。我愛這節日正值春色怒放之時。倘若你說日曆改用了，不能再有舊時的清明節日，那末，不論何日，我們應該定出一個遊春的佳節。

四月四日。

春裝的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已換上春裝了！

清晨，我與學昭姑娘同去，進門，頗喜手向著太陽光來處走，牡丹壇中滿是紅芽，小小的梨蕊已可辨別將來的繁華枝葉了。說的是將來，實在也就是眼前的事了！

走着，房屋缺處，圍着矮柏的牆邊，滿壇粉紅花瓣散擲在這蔥翠的柏樹後背，這是棠棣，故宮的端門就在這東邊，古舊的紅牆上點綴了靈苔的年月，與春花的顏色一樣的豐富，一樣的堅忍奮勇。陽光爲了鼓勵花草的緣故，似乎反給人以倦怠，使小姑娘禁不住的說：「要是這裏有滿地的綠草，我寧願躺在這花下了。」

相距不遠，有一株海棠樹，細小的綠葉間滿簇絳紅的花苞，而後面就是許多梨花，其中有兩株正在放花，放出幽靜的甜蜜。

花房前面，不必睜開眼睛，只要遠遠的聽到蜜蜂嗡嗡的浪動，就知道有花盛開

着，自然，這種推測是不會錯的，一株全開的李花活潑的竄動，他的形體沒有竄，而誰都覺得他的精神是盡力的向上，火焰比之，便遠是笨重了蜂們在樹周飛轉着，表示不勝其崇拜稱羨。

柳絲新染了嫩綠，飄飄的跳舞，這一來顯露了牆外端莊的午門樓頂。

御河之濱，陽光照在紫禁城牆上。然而，在這一岸有高大的柏樹，從太陽光下來者到此十分清醒了。奮發的人已早早的起身，到這裏來受生氣，有的緩緩的踱着，有的脫去衣服，掛在樹幹又枝上，向着河邊練筋骨。他左足在前，腿屈時，身體前傾，右手向前摸。體向後時，右足屈了，手便收回。舉動之柔和，知道他的心思之相應。這清曠的天氣實在是可以流連的。

未到春明館所在的紅亭，一大叢黃花在朝陽中閃爍。這熱烈的亮彩告訴人們，晨光是不是等人的，不得不趕快瀏覽了。走到迴廊中，一則爲了陰涼，有輕風的撫弄，一則是爲了幽廊的曲折，清淨的，深沈的，給人靜默的思想。向外望去，小竹叢前，滿堆紅花的棠棣，各成球形。柳枝掩映，露出桃花密處，這萬紫千紅儘夠擴大愛春人們

的胸襟了，詎知往東過去，還有許多盆栽的海棠，高大的樹上，一級一級的滿開緋紅花朵，還有開着秀逸的素花，問花匠說是叫得金絲什麼的，這自然，不僅是小姐們，就是粗鹵的我也知道滿心的羨慕的。花房中滿列盆花。向來我見春色要羞愧自己的醜陋的，現在我覺得他們是劇院的觀眾，我不敢不勉力於我的演奏了。

回向西邊，從竹林邊過橋向山坡上去，小松柏碧綠的排列兩側。道路旁；枝條拂拭襟衫的是紅花的棠棣與黃花的迎春。山上小徑迤邐，繁花沿了小道也做出曲折。不，花是長得這樣姿宛的，人們依了花的指示，自然的踏出這樣曲折的小道。走到這裏才知道，中央公園的春是蒼聚在這小邱上，至少，北京的春是這裏先到的。賞玩久之漸由巖級而下，「迎暉」二字湧現柳樹亭中。不僅桃花柳綠，不僅衣衫輕鬆，只聽到晨歌中小孩的一聲「媽」，這聲浪的清亮已可聽出十分春色了。

走過水榭，正因將到出口而流連時，忽然想起來了，還有金魚可看哩。還是下雪的時候，遊遍全園以後，從西邊出來，見到一排一排的水缸，好奇的走近去看，半滿的水缸中除浮着的一些腐藻與沈着的一些泥污以外沒有東西。後來將蓋着的蘆簾微掀

一看，一尾金魚緩緩的在撥動他的尾鰭。這魚知道這裏有金魚，可惜天氣尚寒，不能看到全體，不能看到春遊之樂的他們。北京的各路交通斷絕，使我如閃在陳年陰溝中。今天看到這許多種活潑的金魚，在他們描出春之活力中，我怡然了。更不料在一間小屋中還看到許多鸚鵡與人哥，他們，雖然還關在室內，心已飛向天空的春了。這樣長的禁閉之後，看到這窗外的春色，又聽到空中飛鳥們的呼喚，怎能忍受着一聲不應呢。昭姑娘說，「他們喃喃自語，不求人解，也不想解人意思。」他們正呀呀的回了。他又贊賞，「他們真美呵，比什麼人都美」。

如果閉着覺得感動或者覺得自己的枯燥而寂寞，那末，請就去一遊，春色依然的留着，我絲毫沒有攜走呢。

四月七日。

別愛的北京

北京乎！我將離你遠去了。

我所投懷的北京乎！爲了愛你的緣故，我已用種種理由原恕你了；然而到了這臨

別的時候，我不禁還要說到我的憎恨。

你知道我來時的滿腔熱愛，來重溫舊夢，而且想盡我的微力來表現你的優點，不好的，我也想如對家人知友的不避嫌疑來規勸你。

一路來時，我就滿心預備立即介紹陳女士於崇高寬博的你之前。不料北京已非五年前離別時的北京了！這種情況困逼我，使我不能擺脫。或者你正在竊笑我，說我這非從前的樣子了；然而，要是我在法國的四年也如現在的腐敗，你可相信，我決不能像去年來時的活潑，更不能如此純潔如此熱烈的來愛你了。我的心情之壞全是回國以後的事，而昏亂情形的大部都是在北京起來的。

確實的，在這八個月以來，北京也給了我許多不可抹煞的好印像。國慶日，參觀故宮博物院後，我於斜陽中深深的刻下舊與新的長流的觀念，使我更知道我們所以留下事業的真意義。登中央觀象台，我正苦北京之平板不能涵養警惕我而在不自覺的墮落，於是登數丈之高，略可窺測北京之大體時，已能提醒我在法國時竭力自勉的淡泊與注視遠大的目標。我在正陽門一帶賞春雪，我在中央公園看棠棣看金魚與鸚鵡，雖

然都只是暫時的，卻都驅逐出當時我身上的怠惰與昏亂，使我奮發，使我熱烈。最不能忘的是北海白塔上的看日落與日出。這是新秋的一個晚上，我與學昭姑娘同立在西邊，太陽一秒比一秒的擴大，在橙色的天前向石青帶紫的西山叢中下去。清風漸緊，紅日西沈的速度也更大，我轉頭看學昭女士，最後的光輝照得他面色統紅，但覺他有惋惜之意，於是我說，太陽是去了，不過，一夜以後，我們就可在東邊看到他的。一直到了微暗中出門來，一直到了現在，這北海上的落日與根據這落日所構想成的日出，都很清楚的保留在我心中。我想學昭姑娘也與我一樣的保留着。不但是這樣構想成的，北海的日出我也實在的看過。這是看落日以後，也是在秋天，天色漸漸的青白起來的時候，我已走向北海去了。在白塔邊的清氣中東望千萬形態千萬色彩的雲片間日光透露出來，我急着學昭女士看不到這種好景象。低頭望大門，我的眼光穿過塔邊的樹枝，他着湖色長袍，經過石橋，從「堆雪」牌樓邊過來了。看日光漸漸的普照大地，聽清亮喇叭從四處吹起。這一個朝晨給我以無窮的高遠。

可是我在北京得着更多的惡印象。大風起時，滿街迷濛。高低壓落的路上，滿撒

你刀我鎗的人們。你看哪一個人不凶凶的想謀財害命的。走到胡同口，車夫們烏陣似的飛跑開來爭買賣，是的，這原是他們的好意，然而他們中可以說沒有一個肯於第一次就說平直的價格的。我明白，以銅子來估量他們蹣跚的兩腿，原是極不應該的，而且四五十銅子一點鐘的工資並不比別種苦力的工資為多，若在西洋則更不能比了。然而他們故意討價高昂，如果有人照他所索的給他，他必視為傻子而且等拉到的時候還要說「先生多化十個八個吧！」還有可恨的是車夫的相互爭奪，愈是同為可憐的人了，愈是相互的侵凌，爭不到坐客就罵，別的車夫討價比他少時也罵。坐客也是刻扣的，從無可再少裏也要少給一個子，而且誰也不想主持公理，凡雇車時，只等說定價錢，不管說價的是誰，跳上最近便的一輛就跑了。還有，凡坐車者心中又必一路的恨車夫跑得慢，而凡拉車者心中又必一路的恨客人重而價輕，在同一路上相互的仇視着。倘若路中與他車相撞，自然不管是誰先撞誰，兩個車夫都是先罵為快的。而兩車上的坐客一定毫無關係似的不想出來認錯，不想出來解和的。總之，大家相信他人的損失就是自己的利益，用手打人的面頰，因別人的面頰痛了，就覺得自己有了利益，而忘記

同時自己的手被人的面頰所打了的痛，還有甲打了乙而使無仇的丙快活的，因為他只要看到有人損失就覺得自己有利了。北京的種種人事都出於這種觀點；在金錢上是最顯著的。其實，趙先生在錢先生處偷一塊錢，打牌贏一塊錢，或做工做買賣賺一塊錢，確實覺得越多一塊錢了，然而從高處看下來，或者如我的出北京城去的看進來，覺得北京城中沒有多一塊錢，也沒有少一塊錢，地裏種出一顆白菜，手裏捏出一個泥人，推了車使一盆花從這裏移到那裏，撥算盤子使許多數目相加得一總數，這種都是生產，於人類全體有利益的。然而大多數的北京人只知道損人利己，不還只知道損人不利己！所有在生產或美其名曰做事業，曰為社會効勞者，都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在街上走，尤其是立在電車中，抬頭看時，個個奇形怪狀沒有相同的，然而沒有一個不長着自私的面龐，他們卑鄙的怕人欺侮，却也陰險的想乘人不備來咬人家一口。下車時挨過你先下去，上車時未等他人下車而推開一切的人就跳上去。看這種情形，可以知道他們心中是否允許別人與他並存的居心了他們不知道，電車中能容四十人五十人是一定的，他上去了，別人擠出了；他不上去，一定多一人可以上去，這在

個人是有得失，在電車看來總是這樣効勞的。然而昏昏的北京人只知爭這種無利的利益而已。弱小的我不能感動他人，我卻不能自主的與他人一樣的壞了。乞丐之多不但使我失去人類的同情，而我已受同化，他們的乞憐心情，竟屢屢要在我身上表現出來。嘗然的，這嘗然是我自己無力把持之故，不該怪人；但我相信，北京人之壞都是如我的傳染來而後青出於藍的。

我確實也會想與外界抗衡的，然而我抵抗不住。我初來時，到廣和居吃飯，看各人吃白瓜子都擲殼紛紛下地。我想，我倒偏要保持我的習慣，我積聚我剝出的瓜子殼在桌上。不料等殼菜來時，夥計憤憤的把我面前的瓜子殼堆抹到地上了。雖然不因爲夥計們的憤怒，我想，我這樣的堆在桌上反勞他們的拂拭了，於是抵抗了沒有幾次只得同化了。這只是最初的而且最小的被征服，以外照樣的不能不依順的自然多着呢。

（伏園二哥問過西車站回來，知道今夜有車到漢口去。於是我沒有心思如我欲說的寫成此文，但也微幸的我可脫出北京了。）

革命家必定痛恨我的主張的，即使是最和平的也要說是荒謬。然而我是這樣相信

的，所以不能不主張。我以為，殺人是逞強。但也是示弱。倘若自己是強有力，應該有能力防止反對方面的行爲。要殺仇人，就是怕被仇人所殺罷了。究竟，世界是各人各有一份的，倘若你該誅滅與你不同的，那末你也正該爲他設想，爲他誅滅你自己。你防止他危害人類，危害你個人則可，你要保護自己，至多如瘋人院的拘禁他也夠了。對於無論如何壞的人，你是不該妨害他的生命的。古來多少殘殺都是自信與自私所驅使；我夢想倘若自從變人以來就除去這種獸性，到現在，人世不知是何等和平燦爛哩。犧牲原是祀神向往晉，奮鬥原是表示禽獸用爪牙搏擊的，而現在卻認爲人類的美德了。我知道人家將要憂慮，我的主張實行，則殘暴者將不畏法，將使世界永無和平卻永無奮進之一日。然而我要問，現在的世界之不能和平除爲了爭鬥以外還有什麼？講到進化呢，自然，因爲爭鬥的緣故，何等的摧殘文明的萌芽，而且所謂文明者，都滿染爭鬥的顏色。所以我說，倘若人類沒有保留這種獸性，不知將何等和平燦爛哩。

這種意思我本想奉勸今日的中國學生與改革家的。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經過深遠

的研究，身價是很高的，然而不惜徒手與有力的軍政凶人搏擊，這實在是算不上算的。我也承認，因為世界是如此的，要戰勝他人，非用武力不可；沒有武力，也只得用空拳替代。然而你看，國務院前的大流血來教訓我們了。

這慘事發生以後，我要將就是這意思轉而奉勸利用暴力的人了。你們也該慚愧，以擁有一旅衛兵之強，還怕徒手的學生與市民。即使兩把手槍兩把破煤油壺是實在的，與一旅衛兵相比，總該有些不同哩。倘若所怕的不是煤油壺而是所謂共產生魂，那末你們皆認共產主義之可畏，非一旅衛兵之所能衛護的了。現在數十人死了，數百人傷了，而所謂與市民互有死傷的衛兵只是後排的衛兵自己打傷的，你們似乎非常勝利了；然而共產主義本身並沒有受傷，用暴力的你們卻贏得對方的損失所產生的憤激，且而反增加多數人對於損失者的同情。這是用暴力的結果，無論誰都逃不出這個支配的。

受虧的學生市民們，連我也在內，當然希望此後預備能夠勝過仇敵的力量，報復這次的大辱。然而我以為這是一個惡夢。我們裏不惜惡使我們吃虧的暴力，將使人如

被我們所憎惡的憎惡我們嗎？他們用暴力，我們要報復，他們被我們殘害時就不圖報復了嗎？自然，受了殺害而馴服不起反抗，這種奴性更甚於豕羊的了。所以我們應該自衛，我們不妨處處防備他人的謀害，但不該疑慮他人之謀害而趕先殺戮，因為世界各人各有一份的。我們已經受虧了，也不必報復，但不是從此拋棄自己的主張了；我們的達到目的便是我們的報復。處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中，階級爭鬥什麼爭鬥的呼聲還有些意義，住過外國的人除非在俄國學經濟的，除非在美國飽受欺侮而回來提倡國家主義的，必定不如久住中國者的厭惡人類或好與人鬥。我是在法國處處滿受他人好意的，所以對於人與人也可爭鬥的一句話有點說不出口。以戰爭消滅戰爭，確是名言，但戰爭產生戰爭也確是事實。我們不用武力該用什麼來防備他人的謀害，又用什麼來防備他人毀壞文明的行為呢？這最有用的方法是教育。所謂教育者就是用種種藝術使人成爲適於我們所希求的人。我不說給人聽一曲音樂或看一幅繪畫必能立即使他成爲完人的了。這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凡使人有智識，使人能夠自動的辨別善惡而定取舍的都有教育的意義。教育的目的與方法隨時變換，而教育本身是永遠如此有效的。

自然，最重要的是施於年幼的人；但對於成人也不是沒有方法的。例如對現在的北京官吏，我們當用藝術感化他們。自然，對於他們中大多數頭腦冥頑毫無普通智識者還用藝術去感化，不免比對牛彈琴更是傻事。但我說過，我所說的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老實說，我們用方法驅使他們做這樣或籍制他們做那樣，就是利用他們所崇奉的鬼神等等材料也是可以的，這種都是藝術。這話當然流弊很大；但對於沒有聽話的程度或有意藉口的人，什麼話是不會發生流弊的？我們不能顧慮這些。

然而我是很弱小的，到北京以來，用了在法國時的兩三倍精神，總算勉強保持了我的軀殼，若論感化他人，那裏談得到呢！回國以前，確也屢屢為中國設計的，但恨自己的幼稚，來不及作高深一點的研究；然而現在知道所設想的完全不對，現在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滋補品，更不是山珍海錯，而是開胃藥，再在開胃藥中放些營養分，務必調成美味。可是這種職務不是我所能參預的。

我是很弱小的，然而我相信什麼人都是弱小，被欺的不必說，逞強的還是弱小的表示為弱小的我們計，我們應該隨時躲避與我們不同的人，而與相同者聯合起來。人

類間交戰團體的接合是沒有標準的。同國的軍人該是同一階級的了，然而相互戰爭，由來久矣。官吏與學生該是兩個階級的了，然而以前竟有學生而為官吏的暗探，使人來殺害他們的同學；現在又明明以剛做過學生的官吏殺害學生了。英國人殺中國人是國籍不同之故，但也有英法各國的工人竭力來援助中國被害者的。俄國還還在中國的種種權利，而且屢次來援助，該是親人了，然而許多俄國白黨為一部分的中國人當先鋒隊進攻北京，架飛機在北京拋擲炸彈，與中國人之正在自相殘殺是相應的。我生長在中國，懂得中國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遠甚於他國的，而且很有鄉土的愛好的，我應該很願為中國效勞的了，然而我感到寂寞，我只得跳出國界去與合意於我的法國人共事。倘若認為我有救護無論那個中國人的義務，我必拖泥帶水的用盡氣力仍然毫無結果的。這話似乎可以作為我明白招認我的叛逆或賣國的供詞了；然而我要問，山東人廣東人何以可在不是生產地的北京任事，不算叛逆，獨不放大一點範圍，也允許到外國去任事呢？我主張凡合意者便相聯合，不必拘泥國土或人種的分別的。根據這個信仰，我決計早早脫離北京。

雖然決計早早脫離，卻也想體味北京的優點，所以猶豫不忍去的逗留了八個月。我原定初秋就回西湖作畫的。然而我自己寬限，準中秋過後即行起身；中秋後卻以國齋爲期，以後又想決定過了重陽就走了。期限約得多了，索性不約了，過了年節，再過得歷年。在這八個月中，我對於愛而又憎的北京費了無限的猶豫。我想，只要能夠避免他的短處，我不妨住着的。於是我不想出去，悶悶的坐在紹興館中。

當初，我看院中兩株槐樹的花掉下來；後來，秋風起時，掉下來的是枯葉了；等到滿院光亮的時候，葉子不留一片了，但烏鴉們時時踏上枝頭，掉下許多槐豆，飛去時更重重的踏一脚，又掉下許多。在靜寂中我聽到這種瑟瑟的聲響，總疑心是有人來了。伸頭窗口，還只是寂寞。在這清淨中該是很能用了，然而比從來沒有的更不用功。常常的學唱女士，雖然不是來讀法文的日子也希望他來。他去後，我又在靜寂中聽院中瑟瑟的聲響了。每天是一定的，起身時聽到「三角……銀頭！」日中當初聽到「甜葡萄呵！」入冬聽到「烤白薯呀……要不要呵？」夜間等到「……硬麵餅……餅」的聲音起時，總是十一點半，於是不得不睡了。這種情形每天一樣，而每天又一樣的

沒有成績。

我屢次自問，我無補於人，又是無待於人，何必久留在此呢？可是交通斷絕，悶住了不讓我走。到了現在成行的時候，我自然要綜觀一下。回國以來，我沒有登過一次講臺，放出若干謊話，這是我所以稍稍安慰的。我會寫過一點文字，在報紙上發表，似乎與上講壇一樣的有罪；但我相信報紙是沒有人看的，決沒有如張大了嘴，圓睜了眼的聽講者的深深吸引，所以我不必認罪。

所不忍別離的是二哥與姪兒惠迪。當我決定要走以後，晚上回來的車中，惠迪裝了別人的口氣說，「你們走後，惠迪是一個問題。」惠迪，你遠離母親，沒有家庭，爹事忙，不能在家陪你，又不能到處帶你走，確實，你是成問題的；然而經過這個難關，多少人將羨慕你的幼年離家，曉得世故。可是你現在應該小心，而且忍耐著。你記得，那天我與爹要去看土地廟的廟市，而你一定要我陪你去放風箏。你哭了。幸虧陳先生給你講故事，等我們從土地廟回來，你已高興，躲床下使我出驚的尋問。現在我離走了，少一個與你為難的人，但為你解和的陳先生也走了。

二哥，你這樣忙碌，我不能幫助你，本來，你事務之繁複，與你同住者，也無可幫助。幸虧你的精神好，忙著也如不忙的應付。然而生活這樣的沒有規律，究竟有損身體的，事忙的時候，飯也可不喫的，要作文要空談的時候，半夜以後還沒有睡。我常常不能跟著你這樣做；然而到了有規律的社會，你將不及我的裕如了，我敢說，到了一定時候要吃飯，到了一定時候非睡覺不可才是身體好，才是克制自己的精神好。現在你又如我出國時的感到寂寞投入了罷？況且平日常來叫你「伏園先生」而你回答說「唉，唉，陳小姐」的陳小姐也不來了。然而我們將如你所願的逃出北京的潮亂，這是最強可以安慰的。

此外我所抱歉的，靜子姑娘若子姑娘要我教法文，我沒有給他們多大的成績。每次課後與出門時如此恭敬的行禮而且聽他們說謝謝，我總覺得不安。

墨卿如此感情的作文送我，真是感愧。他學法文的進步非我所曾見於他人的，可惜我不能按規定時間幫助他的用功。

我本來想說，我此外沒有什麼難忘的了。然而許多給我極大好意的朋友，推至我

所不認識的一切北京人，都在困苦連顛中過日子，或者他們是不以為意的，但我在這臨別時節是如此的動感呢。

四月十九日在長江上寫成。

峯谷起伏中的小村

下自動車以後，我四面留意或者有人等着我，不久，一老人走近來問我說，

「你是往T夫人家去的嗎？我是他的父親。」

原來他就是P君，他將我的行李從我的手中取過去，交給一家雜貨鋪暫行存放。雇車以後，再至雜貨鋪取行李，我的皮箱與他們的鐵罐磁壺等等商品並列在街門外。我的箱上寫的是這樣的我的名字，而且有三個正方形的中國字的，我想經過的人見了必以為新奇的罷。

一望峯谷起伏，我們的車沿道路旋山頂而上，Tichong河似乎是畏懼山峯，偷向山谷凹處飛跑而過，此地山峯，不及以前火車中所見者之奇秀，但偉大遠過之。

車至Loisicun村，在一個小農家的門前下車，這就是P君為我說定暫時寄寓的。

敲門未應，於是P經過乾柴堆旁往屋後去找。房屋的牆是大石塊及泥漿壘成的，門上刻有「1855」。此地本屬意大利，自1860年以後，改入法國，那麼此屋之建築，尙在未入法國版圖之先哩。門前院子是草木堆成高低起伏的綠波，照牆是十餘外的高崗。就近而言，我立著之地，是一片巖石，石隙中的薄土與水分，足供小草的長養。間有雞糞與牛糞的痕跡，但這並不討厭，因為人類也常瘦弱，或留下醜態的事跡，故決不敢苛求於動物。

女房主從雞埕中出來，很是出驚，因為他以為我要晚間纔到，故房間尙未整理完畢，而午餐也未會預備。於是P君留我到他家去了。

細磨細琢的春臺

那天晚間，我在屋旁散步，忽見地上滿是梨子，而仰面見樹上還是滿生著，於是我摘了一個，取出袋中的小刀削皮。然而我又想起，這樣自己摘了吃，究竟是不應該的，雖然男女房主都屢次與我說過：

「我們有梨，桃，李，蘋果及胡桃等等，不久就成熟了，你都可以吃的。」

然而這究竟未得允許，自己背地摘的。正在思想間，男房主R君提了籃走近來，我即告訴他，我正在吃梨，他說：

「這一株梨樹不是好種，好的在那一邊，你可去摘的。」

他兩手捧住樹幹，盡力的搖動起來，梨子幾十個在幾秒鐘內先後的掉下來了。他又說：

「倘若你喜歡，隨便選擇了喫好了。」

他拾起其餘地山的梨放入籃中，滿籃的拿去喂豬去了。

另一天，我正坐在P君家的門前，小姑娘 Philippine 一手取一個帶葉的蘋果，一手取滿握的李子走來。他遠遠的先蘋果後李子一個一個的擲給我，有幾次我接不住，但接納在衣衫上，未曾落地，是無傷的。

P夫人給我幾個蘋果，他說：「只有這一株蘋果早熟，其餘的還太早哩。這一種稱為 Pomme du milieu d'août 的簡稱。」按此即八月半的蘋果之意，

正與我們稱有一種早稻爲「八月早」，有一種白毛大豆爲「八月白」者一樣。

有幾位我的朋友或者又要說，「我最不要看春臺的細磨細琢的脾氣了，他願耗費時間，寫這種喫果子的事。我們只要走到水果鋪，便到尋到各種水果，要什麼喫什麼，很是平常的，我們何必耗費時間，寫這種喫果子的事呢？」或者他們又重複引了我的故事說，「春臺老是細磨細琢的，他取了梨手必削皮，削皮之前還要擦刀，等他削好皮，他人已每人一個帶皮喫完了。他還將梨切成薄片，結果各人再喫一片。」

我確乎十分佩服他們大刀闊斧的長處，但我的細磨細琢的脾氣，還是時常發現出來。

何處是樂土

我與P君往田間散步，他說，「我們再走過去可以在田間見到P夫人。我想，這位老夫人真勇敢，他必不是到田間來閑散的，他取了午前所做的針帶到田間樹蔭下縫紉是無疑的。在里昂的公園中及博物館的院子中，常見女子縫紉，男子看書，此地無

公園，當然是在滿是自然的田野間了。我們行不久，遠遠的望見男女幾人在田間日光中微動，走近去，則P夫人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是在翻動乾草，曬之使乾，儲藏至秋冬地上無草時，出之以放牛羊的。他手持木柄的鐵叉，踏過乾草，走近來與我握手，他戴很大而陳舊的草帽，身圍黃色粗麻布的圍身，身前一袋，此時並不藏着何物。他面色甚紅，服裝既與午前不同，而儀容舉止也大異，幾不信他就是午前在縫紉的老婦。午前見他似有白髮的，此時竟若不見了。我不料他的勇敢比我所設想的更過幾倍。

後來P君告我說，「田間的家族夫婦兒子行是我們的農夫，我們的田地由他們耕作，所有一切收穫，都是兩家平分。我們本可不去工作的，但我的夫人太好，自尋苦喫，硬要幫了去做，就是農夫家的私地，他也要幫了去做，他真太工作了，自朝至暮不休息的呢。」

我坐在田間樹蔭下草地上，看他們在烈日中工作，小兒不過十二歲，當我跨過草地與他握手時，他很顯出見了生客的局促不自然的狀態來。

我的固有的觀念，幼年修養時代，是預備時代，老年是休息時代，是收成時代，

幼年與老年都不是工作的時代，凡工作的人，大概是壯年的。然而在鄉間並不如此。十餘歲的小孩也耕田，七八十歲的老人也刈草，他們的幼年時代如此之短，而老年時代更是短了。他們的一生，自初有作工能力的幼年時代起，直至生命將終的以前幾天為止，都是他們的工作時代，都是他們壯年時代。因為工作的緣故，凡十二三歲者已老如成人，而七八十歲者也不覺得比五六十歲者老得更多。人類一生都能作工，幼年時代不必預備，老年時代不必休息，自然很好。城市中富有財產的人，幼年時代很長，名為預備，却只是消磨其生活於安閒之中，其二十餘歲者還是舉止嫺雅，膚色秀麗，正是所謂美少年，比十餘歲的鄉村小孩似乎還年幼得多。然而一入交際場中，從忙碌的應酬生活轉瞬成爲老年人了。這尤以少女的遊藝跳舞生活爲甚。城市中不都是富有財產的，其多數貧苦者，也因為作工過早而且過勞，而害及一生，比鄉人更甚。欲解決這個人生大問題，須絕對的保留幼年的修養時代，與以預備，使智能充分的發達，既不該如鄉村小孩的勞作，但也不該如城市小孩的安閒。及至壯年，尤須工作與遊嬉之調和，刻苦的鄉人，過置其生命於工作，逸樂的城市中人，過置其生命於浮蕩，都

不是快活的人生，兩者調和，則社會間產生富有而且健全的工作，而各人却都得到快活的生命，這就是人生樂土。

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二十九日早晨五句鐘即起身，飲牛奶後，在清快的晴光中徒步下山。我之所以要下山者，當然是爲了去看 *Balme* 的好風景；但還有幾件事：爲數日所願望的：

第一，同學 *Boquin* 君會相約乘自行車至鄉間來看我。從里昂至 *Yenne* 他必易認識；從 *Yenne* 至 *Loisieux* 他或易迷惑，因爲路上沒有標幟，而且在路上未必遇人，無從詢問。故我擬將這兩地間的路線畫成寄他。

第二，欲買一個本村附近的地圖。我在里昂時，里昂平面圖不離我身的；凡欲往他處，必先在地圖上一查；或者偶然迷路，便取出地圖以明我所在的地點。至鄉間以來，一人不敢遠離，蓋恐走遠之後不能回來。倘有地圖，則不必有人陪伴可走至遠地作畫；而且 *P* 君所告我的這是什麼山，這是什麼村等等，我都模糊不清，倘能在地圖

上一看，就容易記憶了。

第三，我的房中的煤油燈（村中無電燈）沒有返光罩的，燈下看書，不夠光明，而其光刺眼，却極強烈。我想，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在鎮上買細鐵絲及白紙，回來剪紙糊鐵絲圈上，外邊染以綠色，即能使返光向下而不透刺目了。

此外更須買一個尖的領釦，以使用於硬領。還可多買的郵票及風景明信片。

出門以後，經過本村的禮拜堂，沿大路漸漸的下山，第一個歧路是往Traino村去的，路邊有一株大的栗樹，我便記他在圖中，這樣就不致走失了。所幸每一個歧路上都有一件特別的記號如印度栗樹，短柳，胡桃樹，溪橋，莊屋等。至最接近 Yenne 一個大歧路上，有一個石的十字架，是最易注意的但沒有寫明這邊往 LOISICUK，那邊往 St-Paul 等字，不認識路途的必至無所適從了。

將近 Yenne 第一件引我注意的，便是女子的五光十色的衣服。紅黃綠等各種鮮豔顏色的衣帽，白的長襪，短的袖子等等，都是三日以來在鄉間所絕無見到的。然而在里昂時却常見而絕不以爲意的。這三日的離別，竟使我因生疏而致羞懼如此；而三日

間的鄉村的樸素的教訓，竟感人之深如此。我知道，這裏是城市了，務須加意，勿使他人笑我有從山鄉而來的姿態，然而更須加意的，這裏不是城市，他們不慣見外國人，見了外國人的我，或者要大驚小怪。鎮中幾家商鋪，是牛肉，麵包，雜貨及衣服等等，並不見有賣紙張，鐵絲的情形；想買地圖，更是不可能的了。兩兩三三的男女不絕的走着，都是衣服整潔，步履和緩，很安樂似的，然而都注目於我。我這樣旋轉我的頭，一左一右的看街的兩旁有否鐵絲，紙張及地圖的店鋪，當然要引人暗笑；然而走進店鋪去問而不能得，不更使人發笑嗎？這樣，我不能找到我所要的東西的了，不如先到 *Palme* 去看美景，等到回來時再來找尋，那時，他們當是第二次認識我了，我或者可以少遊遛一點了。

我沿河在巖崖下被美景吸引着漸漸的進行。我平時不論是在行走或者獨坐，每有各種思想在腦中擾攘；此時竟完全靜寂而專趨於美景了。然而不久又擾攘起來，這擾攘的是想念親族友朋之心。

回來時見一老人在河邊斜倒巖石上作畫。一隻大狗守候在他的旁邊，見我近去，

便狂吠起來，老人叱狗并招呼我。他是在畫河上的鐵橋。他說，「我也不是這裏人，我是從南方來的，在此地姪女家避暑。」我見他的畫不禁的贊揚出來。他說，「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

太陽如此炎酷，而時已將十一句，不願再在鏡中逗留，故即上山回來了。

回到村中，先辦P君家，正是午間，他們都立在爐灶前的陰地等候麵包的烤成。P君說，「你們看看，進了Bulme的已經回來了！」

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R夫人說，「今天沒有牛油了；但星期一自動車要來，我們喫新鮮的牛油罷。」過了一天他又說，「腐烙餅已喫完了，等星期一雜貨鋪到來時再買。雜貨鋪中什麼東西都有。孫先生要買什麼東西否？」

我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動車一來就有新鮮牛油？而賣腐烙餅的雜貨鋪為什麼可以到這裏來？然而不久我就明白了：這兩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

七月三十一日的午餐以後，R夫人說，「號角響了，雜貨鋪來了。我們快去看去。」

我上樓換上衣服出去。見路上停着一輛大的自動車，車的三面都是關閉的，只有後面有門，可以看見車中挨擠不堪的雜貨：肥皂及看不出內容的紙包，擱在狹的橫板上，毛刷及煤油燈帶等等掛在門口釘上。然而我不知道車的平面上放的是什麼，因為當我走到時，身上掛一個皮的錢袋的掌櫃正將車門的下半截關上了。但我看見透出在門上的一個少婦的上半身，襯托在滿列雜貨的幽暗的背景前極富畫趣。他是靜默的，然而也是生動的，似乎欲微笑的樣子。掌櫃有點躊躇，大約他對我抱歉，因為他已關上車門的下半截了。倘若我說我要問他買東西，他必去開門，然而我沒有想到我要買的東西。於是我只是向他點頭，而且說，「你們每星期一來的罷。」我說這話，似乎是對自己說：要買東西，到下星期一可買的；而他們也從我的言外聽懂我今天不要問他買東西的意思了。他說過幾着再見，俯首跨進車前座中，開車就走了。隔了車後的灰塵，望見少婦的胸像，在號角聲中搖曳，如靜默而有生動的音樂。

扣動心弦深處

我看定欲畫的景物，展開三脚凳，坐在巖石的影中；然而芋蔴樣子的 *otio* 刺我的手，微痛而癢，逼我遷移地位——但只要他不再刺我，我也不想遷移了。我想：喫飯的時間，不論遲早，總得消費的，於是先喫飯。牛肉一塊，鷄子兩個，鹽一撮，從三個小紙包裹取出來，這都是 R 夫人早晨爲我預備的。一面看景物，一面喫飯，喫飽之後，麵包尙餘三分之二，牛肉也還有得多。這是他再三的勸我多帶的，而且本來還想給我一瓶酒，放在一隻藤筐中。幸而 P 夫人等會再三勉強的給我蘋果香蕉各一個，此時得以解渴。

我忘記留意，又觸 *otio* 幾次；我想：作畫的時候，必將忘記留意他，不知還要觸他幾次哩，不如遷避爲是。於是對畫景略略走近，放畫架及凳於路旁，而畫景已經看熟，可以開始作畫了。當初屢次不安，因爲 T 夫人在自動車經過時沒有叫他；但但拿起畫筆以後，也漸漸的忘記了。

曲折起伏的山徑，夾在巖壁間，從十分靜寂中表示嚴肅。太陽由左邊的巖頂上透射而下，使巖石，矮樹，山徑以至於石隙間的苔蘚，都融成一氣；但一樣的照臨，各樣的收吸，各不失其所有的高下，曲直，遠近，精粗，新舊，淺滿，清濁，剛柔，肥瘦，冷暖，動靜，敏頑與哀樂等等的本色——這是畫家所當知道的，因為他們本身原來各是畫家呢。

被美景所吸引來的遊人的步聲，自遠而近，扣動心絃深處；倘若聽到這音樂的，是眞的美術家，他的紙上當已留着這眞的樂譜與歌曲了。

一位年老的女子走近來看畫，並問我說：

「先生，你是日本人嗎？」

「我是從北京來的。」

「那末你將這畫到北京去展覽的。啊，我很知道，中國的藝術是很美麗的。」

一段美妙的歷史

我在山前散步，見許多可畫的景物，只是太陽驕甚，把我欲畫的志願消鎔了。回到房中，在微微的疲倦中，日常屢現的一個思想復現了：在國內的學生，因為社會的種種缺點，不能安心求學；但在外國的也何會能夠不空費時間！在這沈悶中，我放下書本，走往窗口去了。

從樓窗望下去，有一小車，載着許多雜貨，小驢駕在車前靜立着，什麼聲響都沒有——這大概因為什麼東西都受着一聲不發的運命的支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聲響可發了。

到了我下樓去午餐的時候，見一生客坐在窗口，拿鉛筆在小簿上寫字。我與他略相招呼。R夫人說：

「他是賣雜貨的。一回兒讓他同我們午餐——他是很好的，他每次經過這裏，總是在我們家裏午餐的。」

不等介紹，我已明白。他是門外的驢車的主有者，而我可以推想，他在小簿上所寫的，不外乎付印花布半米突，收兩法郎等等罷了。

不久，他翻攔小簿，從許多信紙信封中取其各一，其餘的放在一邊，他開始寫信了。這似乎可以使我起敬。我在家鄉時，曾見談風雅緻的人，拿了一張信紙一個信封求人寫信，與他相比，究竟是不同了。

午餐時，他的坐位與我接近，而且很高興與我說話。他說：

「我是意大利人，在法國這樣的做生意，已經很久了，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做這生意的了。」

「你做了幾年了？」我問。

「我今年四十五歲，二十餘歲就做這生意，那末已經有二十餘年了。」

他舉起酒杯，紅葡萄酒剛沾上他的唇邊，他就放下酒杯了。他眉飛色舞的說：

「是的，年幼的時候，我在法蘭西做生意，意大利的駐法領事要趕我到意大利去當兵，我逃來逃去，躲來躲去，但後來我終於只得回去了。」

甯願在山野間趕驢車賣雜貨不願當兵的人被逼回去，誰不代為憤慨！但他仍是和顏悅色，使我不解其故。他說：

「我告訴我的妻：我已回來了，警察一定知道的，我去躲在小屋中，他來問我時，你不要告訴他。」

他又停說了。他說法國話很順口，只是發音略有不正確之處罷了。我因想起，住在法國十餘年的中國工人的法國話就遠不及他了。而且他們都只知道千篇一律的教訓人，說「你們到此地來總應該求一點學問，不要隨隨便便！」而且我同時明白，我與其他其餘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及他國在法國的留學生，正與中國在法國工人之不及意大利工人一樣。不等我想完，他又繼續的說：

「警察果然到我的家去了。我的妻對你說：

「『警察先生有何要事，來得這樣早？』」

「『你的夫已經回來了，現在他在那裏？』警察問。

「『不錯，他已回來過了；但不知他又到那裏去了。』」

「我嗎？我又到法國來了。」

他又舉起酒杯，漸漸的送到滿染春色的面旁，他說：

「這是一段美妙的歷史吧！」

野花香醉後

六句鐘起身，見光度很強，由窗外反射而入室內。這光度雖強，但光色不紅，知不是晴天的紅日；故我想，或者昨夜下了雪；然而，這裏雖較冷，想總不會在八月間下雪的。因為急欲解決這個疑問，故我剛纔所述的一番觀察與思考的功夫只費了幾秒鐘；而且並不能說：我爲了想解決這個疑問，費了幾秒鐘，因為我一邊正在這樣的觀察與思考，一邊卻在披衣，倘若我不這樣的觀察與思考，這幾秒鐘原要消費在披衣上的。到了觀察與思考的最後一秒鐘，衣服也已經披上了，於是我忙着揭開窗簾，果然，一望皆白如大雪之後，非但填平高低，而且接連天地。這是朦朧的重霧。

我醉了酒似的，彷彿是有翼的鳥，灌了氣的皮球似的，彷彿是有鱗的魚，因為是酣醉，所以看了室內的錯雜的東西，模糊不清的不在眼中，因為是皮球，所以接觸物體便發生高亢的彈力，肩着畫具，不知道重，踏在帶露的草上，不知道濕，我被包圍

在隔着白霧的高綠叢中作畫，頭腦還是漸漸的擴大而且飄舞，胸腔和諧的起伏，爲吟詠「呼吸自然的香美」的歌曲拍節。

這時雲霧爲成碎片，如流水上的落花與浮萍，落花被流水所愛，牽了手去了，浮萍打着回旋等候流水們送來的知己；山峯最喜歡兒嬉，忽高忽低，忽左忽右，與白雲追趕或者逃避，有時躲在很遠的地方，然而不久又回到我的眼前了；風似乎是妒忌，然而仍是高興似的，趕跑了雲的羣衆，他們漸漸的退下去，雖然沒有抵抗，卻已變了臉色，然而新的羣衆又補充了這個社會；只有樹是不怕什麼威風的。他搖搖擺擺，嘻嘻哈哈的做出許多譏諷的樣子，他決不肯退讓，然而他究竟暗中喫苦，灑灑的落淚；也許有兩個小蟲，爲了要喫一個更小的蟲的權利問題，正在爭鬧，適巧，因爲抵抗威風而自己喫苦的樹的一滴暗淚，掉在這三個小蟲之上，三個蟲都夾泥帶水的掙扎，而且同聲的說：

「誰喫了飽飯，這樣高興，用了唾沫來沉溺我！」

小蟲會受了其餘兩個的爪牙的傷害，已不能支持了，狠狠的說：

「死了他們兩個豈不很好！」

於是先死了，他們倆呢，互相的說：

「倘若沒有你，我早已吃過小蟲了！」

於是兩個同時也死了，這社會中的事情，必比我所見聞的所想像的繁複到無量的數倍，然而我沒有到他們的民間去，所知道的，只是浮泛的幾件罷了。他們的這番變幻，大概都是瞞了太陽做的；等太陽開了眼，在雲縫中一窺，大家都漲紅了臉，羞恥的微笑了。我想畫這個社會的變幻現象，就是不到民間去，只就浮泛的而論，畫一千幅也還不足，倘用快照，照一萬片也還是不能盡，我的區區一幅畫算得什麼呢！吾友V君常宣傳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之一篇中的主張，勸人電影作漫畫，因為這是描寫社會的動象者的一個進階，他以為電影雖只是單片的集合體，但兩單片之間各有動象，但在作畫的時節，比真的活的動象容易畫得多了。我於很贊成他的這等話的教授法之後，或者可以藉口於他的話，說：我的畫中是包含無數動象的，算是我只以一幅畫表現這樣變幻的社會的解辯。

飛也似的到了數十丈路遠之處，蹲在大路旁的溝中，畫那隔了白楊的村舍，參差的紅的屋頂，在果樹叢中，因霧的流動而出沒，如月下看紅花，風吹花動，如池中看金魚，水波成紋。最醉人的是眼前的黃白野花，他們不示人以瓣萼的形狀，只是忽聚忽散的無數細點，他們不如香水的揭開瓶蓋必發香氣，只是若有若無的略可捉摸，我總懷疑，這或者是在夢中，否則何以讓我醉在這樣的連幻想中都未曾有過的香甜鄉中呢？我雖然知道我是醉了，而且是在夢中，然而覺得心境反痛快多了，於是名這畫爲「野花香醉後，提筆心更清。」

第三張是進村中畫村外剛纔作畫之地了，走到這裏，才知道剛纔那裏並不是夢，要到這裏才是做夢哩——然而我或者真的是在夢中，我分別不清楚了，倘若這裏的不是夢，那末那裏的當是夢了，小孩們圍繞在我的身邊較遠之處，其中一個是掛着鼻涕的男孩，一個是以右手的食指放在唇邊的女孩，小孩的圈子以外是山羊，更遠是母牛，我在這圍陣中作畫，小孩們的母親們來叫喚他們的小孩，在小孩們的流連中，他們也遲疑了。其中的一位是頗認識我的，他問我：

「孫先生，你在禮拜日也作工嗎？」

「是的，因為霧未必肯等我到禮拜一呢！」我說。

在他的旁邊，發出另一個女子的聲音，然而我未曾抬起頭來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很輕的說：

「他大概不信宗教的，所以星期日還是作工的。」

雲霧忽然的遠去了，我追趕至山崖，盡我的目力，送他到天邊——這又是一個海天遠別！天際有黃有紅，是黃海，是紅海；山峯浮出霧上，是海中的小島。一樣景象，一樣相思！山與樹經霧的洗刮而更清，他已一掃塵濁而去了。小鎮的瓦屋及白楊，參差而卻有行列，不如地圖的塊紅塊綠，然而變化有致，不如軍隊的一縱一橫，然而自成條理，這或者就是藝術家所找的原則，所可名為活潑，名為調和，名為生命，或名為靈魂者是也。

回到寓所，還不過午間，R夫人正在預備午餐，因為這是禮拜日，所以食品很豐。大家看畫似乎都說我可享此盛餐而無愧了。

我想：半天功夫畫四幅，一天畫八幅，十天八十幅……倘若從初作畫起，就這樣肯畫到現在，不知有若干幅了！

我口在喫，又在說，但心還是在夢中，忽聚忽散的細花，忽有忽無的微香，在雲霧中飄動，我願永遠的醉在這個夢中！

做美的機會

我在隣村畫了垂柳歸來，遇見一位隣人與他的女兒正在耕田。他說：

「我的小女兒在家做，你可去看他的。」

還是許多日以前的一個傍晚，他在爐旁看守麵包，見我攜帶着畫具，知是作畫歸來，故要求我以畫示他。我一示他，這是村前遠望，這是山後樹林中，到了他的家在霧中一景，他尤覺親切有味。最後，我示他一幅花球，我說

「這是你的女兒送我的房主的花球，就是你們的園中的花，我每天要見許多次的。」

「是的，」他說，「就是那個花。真是自然呵，你將來給我的女兒看看，他一定是喜歡。」

這還是八月七日，聽到女主人的道謝與客人的謙遜的聲音，我即往樓窗望下去，女主人擎起一個大花球對我說：

「一個這樣美麗的姑娘送我們一個這樣美麗的花球！」

「是的，真美麗！」我說。

當初，我只見這位姑娘的大蒲帽與一雙大木屐的兩個鞋尖，因為我比他高出一丈餘，故他的身體全被蒲帽遮住了。當女主人擎起花球示我的時候，他便微微傾側蒲帽，眼光跟了花球所指示的方向望見樓窗中的我，於是略略點頭問好，忽然的從白的面龐轉爲紅的了。

以花球送人是何等的美事，知道有學畫的客到了而送花，更是遇良辰而花發，見苗欲長而是甘霖。我每每讚美他人能不失做美的機會，遠過於感謝所受實惠之心！

女主人插花球於磁瓶的水中，且說：

「孫先生，我送這花瓶到你房中去。」

「不。放在這裏大家看。」我說。

他再三的說要放到我房中去，而且再三的讚歎花之美。所以我說：

「倘若放在我的房中，便沒有人像你的讚美他了——我在房中一個人是不說話的。而且只有我一個人看，有什麼好呢？」

「你不喜歡這姑娘送來的花嗎？」

「這有什麼不喜歡呢！」

「這裏已經有我自己採的了，我把那個放到你房中去罷。」

「兩個都放在這裏，不是更好嗎！」

「你看，我的太難看了，遠不如他的。將來我另採過。」

「那末更應留他的在這裏。」

然而，我於晚上進房去，那花瓶終於在我房中了。而且到第三日，不禁的盡他了。

我於這位姑娘的父親告我的後，即往他家。他下樓來，推開攔雞入室的鐵網，讓

我進去。我說：

「我在田間遇見你的父親，他要我給你看畫來的。然而你在做飯，有什麼東西要去管嗎？」

他下樓來時，面上就如那天送花來時的紅了。但他緩緩的看畫，緩緩的說，既不倉皇局促，也不鋒利逼人，在中國當可稱為大家風範的了——然而他是農家女。其實城市中人（不僅是女子）的兩種通病，畏縮與鄙夷，都是後天傳染來的，並不出於天性。鄉人受城市中人虛張聲勢的驚嚇，故常畏縮，然而人都有不畏縮不鄙夷而坦白待人的可能，因為這是天性，是自然的。所謂大家風範者，只是一種教育的功夫，使人明白做人不必畏縮但也不應鄙夷，而同時防止他傳染畏縮與鄙夷的不良習慣，保持他的坦白的天性罷了。

當他見他所送的花球一幅時，他的面貌比較的興奮，說：

「啊，這就是那個花球！你畫得真如就是那個花球了！你要花儘管來取。這一回要嗎？我去採去。」

「現在不要。將來再問你要。」

我恐妨害他的做飯所以就走了。

此後再見他時，是在將近他的家的路上。我從P君家回來取地圖，走得很快，他趕兩隻牛在前面走，不久我已走近他。他轉過頭來說

「你好嗎？倘若你有要事去，你可走上前去的。他們（牛）是不凶的。」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

車到有一處停息時，B夫婦照常應酬買主，我往路旁略略的走遠去散步，不知道是我被他們吸引或他們被我吸引，我與兩個小孩都在榛樹叢下了。

這兩個小孩就是同車來的B夫人的內姪叫 *Pietro* 的和另一個叫 *George* 的。

榛樹長在路旁的土堆上，枝條斜掛在路上，小孩們不能攀着，只要抬了頭看。幾乎與他們一樣弱小的我勉強能夠摘下幾顆，於是分給他們。幸而，早晨出發時，B君借我他的傘杖，用了這杖，我可攀下手不能攀的榛樹枝條；他們接了我摘下來

子，很流利的道謝。當我第二次交給他們時，他們不肯收受，很謙遜的說：

「你自己收藏起來。」

我的手中是三顆榛子，再三的遜讓之後他們各取一顆，而留下一顆，我也喫了。

G發見了路徑，遠遠的走過去，從土堆的斜面漸漸的繞到榛樹旁，P見了也立即跟了去，榛子都在他們手邊了。他們的眼光注在榛樹上，手臂很迅速的一伸一屈的拉，拉了滿握的榛子放在衣袋中。他們很靜默的採，沒有言語，也沒有別的動作，如蜂蝶遇見甜美的花，注在花中，想不到別的什麼了。他們繞原路下來，一握一握的連帶綠色花托的榛子從衣袋中取出來交給我，我慚愧得發熱，我哪裏當得起算是蜂房呢！

這樣交給我之後，他們又上去了。以後漸採漸少，沒有當初那樣易得了。當我見到葉下開着的，我使用手杖指示他們，他們還是很流利的道謝。G見到高處的枝條上的榛子，手不能攀，於是問我借手杖，手杖是L君的，不能弄壞的，然而我不能不借給他。他攀到了之後，從土堆上屈着身子交杖還我，而且道謝。

他們下來之後又一握一握的交榛子給我，收受了一個的，又必收受他個的。我的

衣袋中已滿了，所以十分的道謝而且說：

「你自己收藏起來。」

然而他們終究要交給我，推卻了一個的，推卻不了他個的；因為收受了他個的，這個的又不能不接受了。

P 又從裏衣袋中取出黃色的榛子交給我，說：

「這是祖母給我的。這種是成熟了的，比新採的更好些。」

我的衣袋雖滿，他還能更滿的裝進去。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我有這樣富有的一天！

吾有待而然者耶

四句鐘，從驚惶淒慘中醒來，知又夢見五弟之死。我每次夢見他的死的開始，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將死而且知道他將患傷寒，在慘白的面龐灰黑的口唇中如沒有油的燈火般漸漸的息滅——這是民國四年秋季我所見的他的死的實情。但我的夢中的他的死，總比實情更可怕，而且這一次尤其使我驚惶淒慘。

不錯，現在故鄉又當在瘟疫感行的時候了。不知家中母親等安好否！夏日，在沒有樹木沒有草地的街道上，蒸成暑氣，加以露天糞缸的薰騰（現在街上的或已不見了，但關在院中的還是一樣的薰騰起來，分送到全城人的鼻中。）這種暑氣剛過去，接帶便是做「八月污」了，埃糟堆，爛陰溝，尤其是洗濯染布的灰黑的河水，都放出異樣的氣味，許多人都在這種空氣中得病或死亡，五弟就是在這時節死的。未知母親及諸親族以至於一切紹興人都能抵抗這種惡空氣否！

我開了眼睛睡在牀中懶洋洋的這樣的想。這樣的想是不會完結的，而且只有愈加恐怖罷了。幸而我的眼前是一片晴光，而且只要敞開窗子，就是一片美景，所以鼓着勇氣起牀來了。

晴朗而且涼爽的天氣，使我忘記驚惶悽慘的夢後的倦怠，故決定往山上去作畫。還未到目的地，忽然瀟瀟的下雨了；然而這不過是頭上經過的一朵浮雲，決沒有大雨。而且，當我來時，只見遠處鱗狀的雲片，我連這幾點雨也不以為要有的。我避在一株橡樹下，五分鐘之內，雨就過去，而我也再走我的路了。

我的目的地是高山上的一个崖岸，曾於初來山村時由刁夫人引導我來過的，而且他會問他；

「孫先生，畫家，你看看，風景如何呀？」

風景如故，Rhône河在愈遠愈青而愈漂渺的一片平地上經流。我十分滿意開始作畫了。

上山來時，草長露濕，鞋襪全滲透了，反直坐在地上用不着鞋，所以脫去晒在太陽中，免得母親說「穿濕的鞋襪不脫去，是要做病的，」

忽然又濕濕的下雨了，我豎起畫板，將畫幅向內，斜倚在巖石上，這樣再也不會沾染雨點的了；穿上皮鞋，天然生成的，有旁邊不知道名字的短小的灌木以避雨。我坐下之後，取出袋中紙包中的餅乾，且喫且看雲與雨。我連第一次的幾點雨也不以為要有的，這次的幾點更不在我的意中了。

果然，不久太陽又來，我反轉畫板繼續作畫。

河流大概也如人生一般，不論形勢的平易與險峻，總要流到不能再流過去了為

止；但一樣的經流，各樣的被人毀譽。有的被人讚美爲一瀉千里，其實只是來源廣大罷了；有的被人羨慕爲百折不撓，其實只是跑來跑去找不到歸宿罷了。

十一時，黑雲白露夾雜的上來，竟像是不懷好意的。我從九時起直畫至現在，已將完成了。於是捲起畫紙，放在畫箱中，拿起寬四尺餘的空畫板，剛起身要走，又灑灑的下雨了我連忙跑到橡樹下——來時我會躲避過的。五分鐘之後，雨還沒有止；然而，再等了幾分鐘，雨點漸漸的稀少起來時，我冒雨再走了。鞋襪原是滲透了之後晒乾的，再滲透了也是無害的。

走不甚遠，雨點又粗大起來了。倘若有傘，我是不怕雨的；然而母親常說，遇雨的時候，甯可避一避，況且沒有傘呢。於是我又避在一株樹下——仰頭一看，又是一株橡樹。

黑雲與白雲混合的飛上樹頂，而且沈下來，用雨點打擊樹葉，灑灑的發響——我知道，不久樹葉忍受不住時，便要打擊我了。

我在樹上伸頭探看天空，只見雲如潮湧，往樹頂上過去，愈湧愈黑而愈沈重。果

然不出我所料，雷電一齊來了。然而所謂預料，只是數分鐘以前的事，何濟於事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雨點穿過樹葉打擊我了。我取出毛巾，遮在帽子及兩肩上。

雨絲很密，就是跑得極快，也不免全身打濕，雷電很急，倘若跑得極快，或者反易觸電；然而在樹下不是更易觸電而且不久也將全身打濕了嗎？

我是有勇氣到雨絲及雷電底下去冒險的，只是母親等等不允許我罷了。然而他們豈允許我立在樹下更易觸電而且不久也將全身打濕的嗎？於是我走了。

草長難行，而且無路可認，跑一段。又回一段，十餘分鐘之後，始到這山中惟一的一所舊屋，即P夫人產生之地。幸而路中沒有觸電，雖然工衣全濕，而且從帽邊如屋簷的滴下水條，成爲冤旒，然而沒有什麼不可堪的事。

我想，這是舊屋，桌椅之類，大概是沒有的，然而進去避雨是不致有什麼困難的。但門是緊關着，不是我的力量小，實在是推不進去。我背脊貼在門上，簷溜在臉孔前面瀉下，我明白，我是新戴了一頂大冤旒。畫板立在雨中，他是不怕雨的；畫箱與我並立，同在大冤旒之下。這可算是微幸的了：逃到屋簷下之後，雨更大了。

已是十二時了，倘若雨立即停止，等我回到寓中，正是午餐的時候，不勞R夫婦等人的等待。

大風忽然的起來，打得雨絲橫行；幸虧風是從左後方來的，不致打到我的臉上。樹葉因雨水的潤濕而閃爍有光，在風中緊張欲脫。也似重滯，也似輕浮的雲先後的奔馳。我希望他們奔馳得更快，趕快被大風驅逐走，我可在晴朗這回去！

看看這種景象，實在有意思，正如畫家E. Thurner所說：

「風暴是風景畫家的材的無窮泉源。氣象變化得迅速而且各樣不同，如一個美像鏡(Ku-leidoscope，用幾面小鏡合成，中放各種形色的小物，得各種對稱的美像)，使人愛觀察或繪畫而不倦。」

雨漸漸的細小起來時，濃霧漸漸的包圍四周了。雨雖已不甚可怕，然而在濃霧中是不能找到出路的；霧是風送來的，還望風送去罷。然而，舊的雖然去了，新的來得更擁擠，濃厚，如起了大火，發出一陣一陣的白煙。而且雷電又一齊發作了。在這種景象之下，我決不能冒險回去的，現在已一句鐘，R夫婦等正在等候我午餐了。

白霧先雷電而去，重見洗滌後青色的貓山脊，遠遠的浮出白雲之上，十分清潔

大雨又被雷電號召而來了。如果我是多心的，不將要說他怕我趁此逃跑，所以再用大雨來留難我的嗎？我唱以前所學的歌，其中一首是「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

一首是「賽馬」。

「嘯春風怒馬如龍晴光照太空，開圍場着綠衣紅個個人都勇。果然奪得錦標蹄，拍掌如雷動！」

一首又一首的唱，然而大雨還是沒有止。地面被簷溜滴成深窩，滿滿的裝着水。因為被新滴下來的水所排擠，飛濺到我的衣褲上。我要防止他的侵犯，所以取畫板橫立在我的腳前；然而我的活動的範圍愈小了。

窩中一定正在等候我午餐，所以我覺得飢餓了。工衣還沒有乾，却也能在風中飄

動——這當然，譬如旗幟，難道因為流過自己的汗或血，就此不臨風飛舞了嗎？我的右肩擦着關閉的門，從門的左方走到右方；轉過身來，左肩擦門，從門的左方走到右方；在這四尺長的路程中來回的走，藉此取暖。電火還是在沈下來的雲上刻畫，簞溜還是滴在地面的窩中飛濺起來，朋友們見了，必定要說：

「啊，可憐的孫！」

倘若他們在我的旁邊，或者旁邊的東西的中有懂我的語言的，我必定要帶着兒戲的腔調的說：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好了，雷電漸遠而雨絲漸細了！然而這已是三句欠十分了。草地好像是稻田，草的下半身插在水中；道路好像是山溪，流水夾着卵石淙淙的滾。稻田也罷，山溪也罷，我如田裏的蛙，溪裏的魚，帶跳游的回來了。剛下山坡，又是一聲響雷，接着就是暗黑而且大雨。這或者是有人想我再回到剛躲過雨的舊屋簷下去，然而這怕有點做不到了罷！

遠遠的有人走來，那末被風雨所困的還不只是我一個。然而走近來說的是R家的工人。他沒有說話，先交我傘，再從他所披的雨衣的腋下取出另一件雨衣交我，而且接過我的大畫板與畫箱。我不怕雷電了——大雨更是無損於我的了。我很感激工人送衣及傘來而且陪伴我。我問他：

「你們會等待我午餐吧？」

怎麼不等呢！」他說。

「你們現在喫過了把？」

「怎麼能夠等到現在呢！」

回到寓中，即換衣服鞋襪，且用熱水洗臉。我安然的坐着午餐時，大雨雷電還是沒有止；因為雨沒有止，他們都不能去作工，所以圍坐在我的周圍談論這次的風雨。談論中屢次責備我不應該用功太過，冒這個險——其中尤以工人的責備為甚，但他後來也寬恕我了，他說：

「這次風暴是奇怪的。忽然的下雨了，我也是在山上逃回來的；下雨以前，我也

看不出何況是你呢。」

我覺得身體有點發熱，所以不敢離開灶火去受涼，幸而熱度漸漸的退下去了。

晚餐後，我獨坐房中；雷電風雨還是不絕的在窗外熱鬧。我想，倘若我能忍耐，是否現在還是在舊屋前避雨？我隨手拿起看看 E. Haroux 的「風景畫」一書，其中有一段說：

「被風暴的天的美所引誘，我們開始作畫了。當初的電光是不能趕跑我們的。大風暴終於發作了，但他所貢獻給我們的景象之燦爛，儘是鼓舞我們的勇氣，所以我們還是在可怕的雷電風雨中繼續的畫下去。但我們的勇氣沒有得到好結果：一陣比其餘的更凶暴的風，拉去我們的傘，推倒我們的畫架，而我們只好立即收了畫幅逃跑。微幸得到一個躲避的地方，從這個地方，我們看見電火下來，打在離我們幾米突遠的一株樹上。」

倘若我沒有遇過雨，也許要以 Haroux 的話為太浪漫；而且我從此明白，中外古今有過許多人如他的作畫而且遇雨，或如他作畫而且遇過的感受人生一切的苦樂，只

因為我沒有聽他們所說的看他們所寫的罷了，而且或者他們沒有用語言說出來，也沒有用文字寫出來。

我沒有感受過何等重大的人生苦樂可以代表他人所感受的；然而我如此的作畫而且遇雨。我現在盡我所能的寫在這裏，也算代感受人生苦樂的人吐一口氣，知道人生苦樂不過是這樣有幸有不幸的際遇罷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孫福熙創作

版權所

編者 梅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水橋西法界三一二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法界安里十九號

各大書坊

孫福熙

啓智書局